四書按稿

大學

大學章

婺源江永慎修稿

按此章只有序而不遺意。言學而謂之大者。以其道備乎綱領條目之全。而統夫主術源流之故也。道在成己。則明德當明。道在成物。則民當新。道在合己物而造於極。則至善當止。第止非得不可。而得非知無由。故明新並列。而新不先明。知得並舉。而得不先知。序固如此。此入大學者不可不知也。古人知道之有所先。由天下國家以及身心意知。先之有更先者。皆身以內之所必詳。知道之有所後。由格致誠正以及脩齊治平。後之又有後者。皆身以外之所必及。是身也。是脩也。無一人可遺。本在故也。本之不立。而上無明德之天子。則下無維新之庶人。甚者寡恩先於一家。而欲功施四海。此斷乎未之有也。入大學者。在得其要。而循序以及

之而已

大學節

按大學對小學說。道字作方法說。蓋法所當然。即道理之當然也。三在字最着精神。不明明德。則凡學者皆泥。不新民。凡所學者皆私。不止至善。凡所學者有皆襍。　又有形使有心。有心使載得性。由性而發。便是情。故明德二字。原兼心性情言之。其光明洞達炯然不昧者。為明。因其發而擴充之。因其明而繼續之。此上一明字。正義須兼說。淺說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具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　按此則困勉錄以德為虛字。虛靈不昧四字。及具衆理應萬事。俱在明字內看。良是。至黃氏以虛靈不昧為明。以能具能虛為德。似未妥。　按新民句承上句來。言由成己而成物。則民不可不新。躬行以倡之。設教以導

之。使之咸若其性。而風俗丕變。此大人之所爲觀感以化者也。養在教先。可補說不可並重。　按、咸己成物。必要於極至之則。是卽天理之當然也。不少虧其本明之德。則至善之體以止。使咸復其固有之德。則至善之用以止。此大人之盡性以盡人物之性者也。總是個天則之自然。着不得半毫私意。

知止節　按、止字應靠着明新事理上說。知字前八條目工夫俱有。第其所以能知止者。則由於格物致知耳。定謂確見得明新極至之則。則定志有定向。物至而不亂。見異而不遷也。定則念之所起。只在至善邊。靜固靜。動亦靜也。靜則無欲而心泰。心泰則身亦泰。而安矣。安則以暇豫之精神。審當前之物則。而慮無不周矣。知止後人有慮一節事者。蓋知止是平時講究工夫。慮是臨時又加一番研審耳。能慮則可以得明新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但知有淺深。則

得有大小。亦未可一概論也。將知與得坐定。作一貫看者非。存疑靜者內念不興。外物不搖。兼內外說。靜所以欲作知者。蓋此條目能得以前。尚在知一邊。能得以後。方著行看。

物有節　按物與事一也。以明新對言則曰物。自人之從事明新言則曰事。即物中之事也。知所先後。知字淺。與知止知字深看者不同。道即大學之道。道字。近道猶云得法也。

古之節　困勉錄此節言序之不可紊。下節見序之所以不可紊。按欲先二字。須各從兩句交關處講得分明。明德二字。翼註謂屬我不屬天下。明之於天下。乃是合天下以明其明德意。此說最明。又云治對紊亂說。齊對參差言。紊亂病大。參差病小。亦說得明。意是心之萌。故蒙引謂心該動靜。意。只是發動之端。意與志有別。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的意。又志之經營往來的。此本語類分別。極

精。欲誠先致者。非謂以知照意之誠否也。呂云致知是平日閒事。平日講究得義理善惡分明。到發念時。自然當理。若不致知。則好所不當好。惡所不當惡。初念使不是。雖誠亦錯。故不可不先致也。

致知在格物。物只重在字。蓋知也者。必心與物交。而始見其分者也。心無所謂物。而物之理實具於中。物無与于知。而知之量必周乎其際。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未有反求之而不偹者也。神明之用。有覺之良。亦未有淺涉之而遽通者。此本時文張作講。在字義最透。

困勉錄 格物工夫。緊接小學。小學之後。知識漸開。又漸清。故格物者所以擴充其聰明。範圍其聰明者也。豈無生知。而生知不恒有。豈無良知。而良知不可恃。故格物工夫。似偏而不厭其偏。似淺而不厭其淺。循其緩急輕重。審其難易淺深。由其當然。以及其所以然。由勉而之安。此所以為小學之終。而大學之始也歟。

物格節　按此以而后形出必先意。要掉轉上節教先字。物格知至之於身心家國天下之理。皆知所止矣。意誠而下。則於家國天下之理。自各得其所止也。按首句而後字直截。蓋物無不格。即知無不知也。首句以下。節節有實事在。故當以可得貼之。

自天節　按修身二字。只當做自明其明德看。蓋修身為本。即是明德為本。但前就綱領言之。而見其序之不可易。此則就條目言之。而仍見其不可易。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

其本節　張彥陵此節正明本之為重意。不可以修身齊家並言。所厚者薄。緊跟不能修身以齊家來。不是把本末與厚薄對看。緣所厚者薄。亦是那末不治的起頭處也。說道其本既亂。即所厚如家已先薄了。又何況國與天下。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翼註　乱即不脩意。治即齊治平意。薄即不齊意。厚即治平意。

康誥章　困勉錄此章釋經文。明明德。曰德曰明命曰峻德。即是明德二字。曰克明曰顧諟。即是經文上一箇明字。　按由文而逆推至克。無一不明其德。而按其所以明。悉本於自故重自字爲長。

康誥節　按文之克明。以其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也。顧諟兼靜存動察言。明命即明德之本原。故盧氏謂自我之得於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與我者言。則曰明命。其實非有二也。即克與曰峻德。亦只是明德體用之全耳。夫豈有所加哉。

皆自節　呂氏末句重自字。不重皆字。于操縱着想。止得皆字耳。於言外取意。方見自字是人人皆有。不獨古三聖也。按此句見人人有此明德。即人人當明其明德。有一毫不可推諉意。諸講家所見似異。然此説較吃緊。

盤銘章、困勉錄此章是釋新民。然三綱領原是一串事。未有新民

而可不本於明德者。亦未有新民而可不止于至善者。故必合盤銘康誥周書觀之。而後新民之義始全。　按一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然新民却于此見。

盤銘節　按首句苟字訓誠。此一字最重。是於昏迷之中。一日而覺悟。於積習之中。一日而振拔。乃自新之切實機關。下二句俱承此一句說。日日是無間斷意。又字是於精力將倦時。更加一番振刷也。三句各有實義。此三層工夫。全体工固有。逐事工亦有。

康誥節　按自新之民。蒙引主武王之化說。大全主良心之發見說。今云民性本善。原各有自新之良。至武王布維新之化。民亦皆有自新之機。則二說兼之矣。作字即經文新字。

舊邦節　按文王新命。只是化行民啼。國運自覺有煥發氣象。是新民之驗。非新民之極。

君子節　按自新新民不平當歸重新民上。如云新民之本。與新民之化。俱無所不用其極。方貼此說。本業註最要。用字不重折開別用不得。是故二字承上推開說。是責成之詞。不是贊頌君子語。

邦畿章　按首節借邦畿出止字。次節借黃鳥出知字。三節正言至善所當止。舉文王以立準。最重。四節方言明德止至善之實。五節方言新民止至善之實。頭緒雖多。只是天下事物各有定理。人當用知行工夫以求止耳。最忌將至善離卻明新事理說。

邦畿節二　按邦畿要見中正意。千里要見廣濶意。惟民所止。要見聽人自止意。黃鳥節只承上節者。不與上節作對。於止之止以時言。所止之止以地言。此知字已該能得意。故困勉錄云以包得行在內也。

文王節　按止不在敬先。亦不在敬後。只無不敬。就是無不止。敬止二字。皆兼体用。仁敬孝慈信。乃就敬止中抽出。其目之大者言之。

非可與敬止公体用也。蒙引謂緝熙敬止四字。依或問云聖人之心表裏洞然。故連續光明。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據此則朱子小註云。緝熙是工夫。敬止是致驗者。不必從矣。蓋此四字都是以成德時言也。仁敬孝慈信。原有淺深大小之不同。必如文王之止。乃為至善者。為人倫中境界各殊。則仁敬孝慈。亦變化無定。惟聖人緝熙敬止。為能就不全處曲折以造其極。而仁敬孝慈信形焉。天下後世可奉以為規矩。乃所謂至善也。

倪滄柱 緝熙敬在心。止在事。當提敬字作主。串合緝熙。敬存于心。而無一念之間斷。不謂緝。敬存于心。而無一私之遮蔽為熙。合緝熙以言敬。乃得註無不敬。及朱子不已其敬之說。

暗

假節 按此節釋明〻德之止至善。不得與上節分安勉。亦不得

因民不能忘句。混入新民之止至善也。學脩是得止之由。恂慄威儀是得止之驗。惟學脩後德容表裏自盛。非學脩之外。又有恂慄工夫。始有此威儀也。切磋屬知者。以其主於剖析也。琢磨屬行者。以其主於攻治。恂慄是嚴敬存於中。威儀是光輝著於外也。盛德至善。即恂慄威儀也。從學脩來。講云由學脩之功。以造于恂慄威儀之地。則德盛于內。而內為一至善矣。德盛於外。而外為一至善矣。民不能忘。是佩服其道德意。與新民之主於感戴者不同。

前王節

按此章釋新民之止于至善。當看註中能使二字。蓋後世之賢親樂利。合君子小人而不忘者。皆由前王之新民已到至善處。故能使之不忘也。玩註中著所以二字。使有新民之本在內。賢其賢者仰其德業。親其親者思其覆育。樂其樂者安享其太平。利其利者世守其常業。樂利各兼教養言。蒙引以二者俱屬養稍偏。

聽訟節　按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辭不得盡。只是無訟不是所以無訟。至大畏民志也。只得新民邊事。所以大畏民志者。方是本。是從末上倒推到極盡交接頭上離鈎三寸。令人恍然觸悟處處指是此箇道理。故曰此謂知本。

格致傳　盧氏心外無理。故窮理即所以致知。理外無物。故格物即所以窮理。　按言欲二句釋致知在格物之義。人心之靈六句。推格物致知之由。是以六句言格物致知之功。至於用力之久四句。言格物致知之效。

誠意章　此章論誠意。誠意工夫在致知之後。正心之前。意未誠則前此致知之工夫都虛。後此正心工夫脚根先差。故既致知不可不誠意。誠欲正心必先誠意。誠意是至緊要關頭。傳者先將自慊自欺。分別箇様于與人看。又恐人無處下手。隨於意內拈出慎獨

二字。便是拈意之要。心之初發處。是意。意之初發處。是獨。又恐人認意與獨只是裏面的事。故又將內外合一的光景。痛快言之。小人節言不能慎獨者之形外也。潤屋節言能慎獨者之形外也。中間引曾子之言。咏嘆獨之森嚴。以見君子小人分途全在于此。

誠意節 按善惡是念。好惡乃是意。誠之者期其發而必遂。而有以寔用其力耳。毋自欺四句。要一氣說。只是一意。蓋自欺者反言之也。如惡惡臭二句。正言之也。此之謂者承言之也。毋訓禁止。乃是誠意者自家禁止。惡惡是在意念上務決去。好善是在意念上求必得。而下一皆字。亦不可忽。自慊不是效驗。猶云自家求慊。自家也。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接至末句只是所謂自慊者如此。此固非若言行之昭着其寔與不寔。衆見而共聞也。已所獨知而已。是故君子於此。必兢兢乎慎之。所以審欺慊之幾於独者。無異於衆

所及料之地也。所以嚴斯慊之防于独者。無异于物所及窺之境也。此明君子本居敬之心以窮理。而尤加謹於力行者也。 按自欺只是瞞心昧已。

小人節 按|閒居節不是抽寫小人形狀。全要默得慎獨意活。爲不善無所不至。此惡之誠于中也。人之視已二句。此惡之形于外也。不小人不能慎獨意。當在形于外句下補説。人之視已。人字專指君子言。小人見得已非人所得視。而人偏能視之。有夺其所恃意。

曾子節 按|此節須上文來。只承自欺。不承自慊。觀上文人之視已則独中明有指視之者。故自己指視意雖亦有之。然却以人之指視爲正説。

潤屋節 困勉録德字指慎独誠意。是善之誠於中。潤身包下心廣体胖是善之形於外。 按|但言心廣体胖。不言心正身脩。分明尚

有工夫在。蓋誠意之君子。心必寛平。而未必退藏。身必舒泰。而未心周旋中禮。猶未許其正其脩也。又潤身處。全在心廣体胖見。得。不專在威儀上。故廣胖即潤身之實。不是兩層。張彥陵必誠其意要說得自然。若說為心体之驗而後誠。便是有為而為即僞也。君子一味慎獨。求無自欺而已。

脩身章 按首節不正之故。次節明身心之關。末節用正結言正心。不是將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懥恐懼等。自來不得。此謂二字。承上兩節而不粘上兩節。以次節盡不得脩身之事故也。存疑正心工夫。第一緊要在察字。察者察其有所與否也。章句密察此心之存否。即是此意。按心該動靜而此處单就動邊說。故正工夫。重在動察而暗含靜存意。

脩身節 困勉錄首節是言吾心當有主宰。不可被四者縛住耳。吾

心之主宰者。義理是也。　按此節只重一有字。所字連下讀不重。
四有字翼註俱兼意必于先。固我於後。言一有時。此心便不正了。
不待其發于外而後不正也。蓋此節雖屬動時。然只是論心。不論
外邊接應。不得混說。

不在節　按首　包得中虛而有主宰意。心不在即是不得其正。無
兩層。心是一身之主。心既不正。身自不能脩了。視而不見三句。皆
是言身不脩之事。皆是粗而易見者耳。粗者已不能見。況義理之
精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也。

此謂節　按章句密察此心之存否。及敬以直之。俱屬在正其心。正
字內義講。此節但粘首節有字來為妙。如云正之於未發。不先着
一有之端。正之於已發。不多增一有之念。

齊家章　按首節是詳言身不脩。次節述諺言以証身之不脩而齊

家之不齊在言外見得。故晚村云末節此謂句。總承上兩節來。以次節註云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肯所以二字。則次節不指不家齊而仍說身不脩明矣。 又大全云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又云正脩兩段其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之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

齊家節 翼註人是衆人。誠意正心之人。亦在其中。天下鮮亦仝。張孝陵辟字俱指大過一邊說。就是不能知處。非是辟由於不知也。 按好不知惡。是美中之惡。々不知美。是惡中之美。上章及此章註中兩察字最精。蓋平時格物致知。臨時又省察一番。本文二知字亦從加察中來。

故諺節二 困勉錄章句偏之為害一句。較上節還深一層。觀大全朱子云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可見。但未是家不齊。只是身

不脩 按家之不齊有兩意我偏於好惡則家人亦偏于好惡此一意也。我偏於好。則家之未純于善者不加勉。我偏于惡。則家之未純於惡者亦自棄。二意兼說方完。

治國章 按通章只重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句。孝者二節。言教國不外教家。推言不出家而成教之原。仁讓二節。言教家方可教國。正言不出家而成教之寔。故治國一結已盡。後只三引詩以咏嘆之。成家離不得身。故註必從脩身說來。不出家只是不外乎此之意。成教於國。章內處處皆兼化之推之二意。

治國節 按孝者三句。稼書及洛桂兩先生論說甚詳。於愚意都不慊。竊謂孝悌慈是君子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即是國人所以事君事長使衆的道理。即是教國人所以事君事長使衆的道理。如此說即以孝弟慈屬君子。以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亦不倭下一

家節。說致驗也。不可教。即是我之不能教。可與能特彼此之詞耳。
附|張彥陵以三字分之曰孝弟慈。以二字聚之曰仁讓。以一字括之曰仁。行其仁之術則曰恕。

康誥節　翼註過文曰是孝弟慈也。豈假强爲哉。觀慈幼一端可見矣。此乃是說孝弟慈之不假强爲。不是說孝慈之通於事君事長使衆之不假强爲。求之求赤子之欲也。兼好惡說亦得。　困勉錄章句在識其端而推廣之一句。要細玩。蓋孝弟慈必須格致誠正許多工夫。此獨言不假强爲者。只以其良知良能言耳。故章句補此一句最妙。　按既是本於心之誠求。自然不待學。未有句即在誠求內看出。須會着不假强意講。自然免倍。

一家節　按仁是孝弟慈之藹然處。讓是孝弟慈之秩然處。貪是貪欲。戾是背理。總與仁讓二字相反。切分貶。貪戾在一人。則其家可

知。故按云一國作乱訓机發動所由。發動有神速意。發動所由有

至微意。一言當暗作有國者之言。方與下文相配。只重在仁讓。

堯舜節　按首句不是証上文一人定國句。此特起下語耳。蓋上言

感應之機在一人。此則言一人之所以致感應者。必本於藏身之

恕也。藏冀註訓作存。恕字與不欲勿施不同。彼重在及人。此重在

推己。語録有諸己二句。是責人之恕。絜矩與不欲勿施是愛人之

恕。

故治節　冀註此結上當帶脩身説。又要將上文融会入講。又曰

以上是詳釋治國在齊家。以下只引詩以咏嘆之也。

桃夭節三　按此傳上面皆言齊家治相關之義。故緊舉孝弟慈。此三

引詩却正指示齊家下手緊切工夫。節節次第有意。蓋家之齊其

故在父子兄弟。而齊之難却在夫婦。兄弟而夫婦尤難。故齊家之

始本於夫婦。下句宜其家人。不復指女子。言。已就治國者言。宜兄宜弟國君諧合於兄弟也。下句亦應切宜兄弟還講。其為父子兄弟足法。正應其儀不忒句。雖兼言君子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者足法。及君子之家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者亦皆足法。然須重在君子之家上。蓋此三引詩。咏嘆齊治相關之旨。所重在家。已不復重在推本於身意了。

此謂節　按此處在字與致知在格物在字又同。不得以彼例此。此節只結三詩。不結通章。

平天下章　吳因之首二節言平天下之道在絜矩于好惡之間。大意已都盡了。自樂只至驕泰則肆。言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而要其所以得失之幾。蓋欲有天下者兩存勸戒。絜矩而與民同欲耳。生財有大道至末。蓋申致其意。而言理財者。又當從事于絜矩也。

言理財則用人在其中、而好惡不待言矣、大抵此章之旨重見叠出。只要見得絜矩之外無平天下之道。而与民同欲之外無絜矩之道也。然所謂與民同欲者。不是仝其財貨用人之欲。乃是公財貨用正人以遂其孝弟慈之願耳

平天下節　呂晚村上老丶三句是興起其心。在以身為教。末句是遂其願。在因人心之同。而為聖人之政。此是兩義。然以身教興起其心。意在齊治章已說盡。此處引來。見平天下之道也。只在此同然處匡處耳。故兩意中只重遂願。不重興起。蓋治平教化更無二理。只政事大不同。故平天下通章。都在政事上說。不在教化上說。首節只重轉出末句為全傳題目。若須回轉到躬行教化意。便失其旨。又從國與天下形勢寫到人心。從人心寫到道。容易寫成三橛。惟將道字逆入。云平天下有道。原從家國人心全然處推廣而

得。則三極爲一綫矣。蓋中三句雖由國說到天下。首句原從天下說轉國來。故道字先納入首句。則兩番轉摺似分實合也。劉註道字王道的道字。矩在心而推以絜之。屬政。天德王道實不相離。朱子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敎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

所惡節　按此節乃是絜之模樣。不是絜之實。六毋以字最重。上下前後左右俱泛說。其專言所惡者。以人情順則安受則相忘。逆則不堪而易覺也。然說勿施所惡。則施所好可知。故下遂說好惡。

樂只節　按好惡二句。即是絜矩。不是推絜矩之要。好之謂以萬物並生爲念。欲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養長有所本也。惡之謂以一夫不獲爲憂。惟恐黎老有播遷天顯罔克念幼穉莫收恤也。此之謂是見得承當之難。蓋爲民父母。自是作元后者分內事。豈敢頌之

說。致驗之謂乎。

節彼節　按有圓者三字。已就詩詞推開。在平天下者身上說。蓋註云民所瞻仰。謂望其能推己以及人也。惟望重則責深。故曰不可不慎。　張彥陵　民之所好好之二句。須發出度民心志。乃是能絜矩。辟字須發出不度民心意。乃見不能絜矩。下理財用人。俱要以此意會之。

殷之節　按道得衆二句。雖寓結上文意。實則重在釋詩。得衆得國詞屬假借。亦見天性之不可泯處。則本之不可不務明矣。此段爾在後頁

秦誓節　困勉錄　此節是言大臣之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失。而因以起下人君好惡之得失意。　按一个人只是言有一个大臣也。且虛說。止以位言。斷斷訓誠一。誠是炫（無）飾意。一是無枝葉意。無他技。只是形容斷斷。止就外貌言。如有容以心言。若有之亦要

說向心上去。以能者以此故能也。子孫黎民對說為妥。

惟仁節　困勉錄　天下有可植之小枉。故舉以化之。有不容之巨奸。故流以拒之。按末二句要于平中見側。口氣最難渾含。當云仁主於愛。仁人以愛人為心者也。而放流迸斥如此、何謂哉。蓋國家之事。必藉正人為之佐理。此媢疾之人不去。則彥聖有技之人不進。此甚可惜也。惟仁人自誠意以來。好善惡惡之源。求諸己者必欲其自慊。則其發之於愛人惡人也。其私既清。自有以独神其彰癉之用。　翼註　二能字。要與下二節相反。愛人之所公惡人之所公惡。此反拂性也。愛之所公愛。而愛之極其至。惡人之所公惡。而惡之極其至。此反命過也。

見賢節二　按二見字即註知字。啻淺者。命只是懈怠忽畧意。過是寬根太過意。命過者知賢而不知用。則賢者無復用之時矣。知惡而

不知退。則悪者無復退之時故曰君而未仁皇未仁上。- 按國無
創業守成。言。儀監二句。乃總承未喪師而言。

先慎節 翼註先字當承慎好悪來。不當對下文人土財用說。蓋有國者不可不慎。凡好悪皆宜慎也。而德爲好悪之原。故先慎之。 按|慎德是格致以啓其慎之端。誠正以致其慎之實也。慎德在絜矩之前。是矩之所以立也。四此字俱是即此使有不待外求意。有人有土俱兼歸之保之說。

德者節 按|德者節是承上起下之詞。德爲本者。以其爲衆務之所從出也。財爲末者以其爲有德之所自致也。不可説爲財之本財爲德之末。外本内末。與上有德相反。争民是使民争鬭也。施奪是教民却奪也。此是民自相争奪。未説到争奪其君。

財聚節三 按|此節承上争奪來。言民至争奪。自不得有其民也。與上

有人有土反說。下節又承民散來。言民散自不得有其財也。與上

有財有用反看。惟命節承上五節而言。善承慎德來。不善承外本

來。得承有人。有土來。失承民散貨悖出來。不常全在二則字上見。

有僥忽轉移意。

楚書節二　按註云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則此二節言無以為寶

者。總是不內末意。以善人仁親為寶。總是不外本本意。不是結上

理財延下用人。　又此二節見計功謀利者。亦必以正誼明道為

言。菑身字正點醒世主語。好惡顛倒。只圖自家快活。不知及身之

禍已在目前。信乎有天下者。不可不絜矩以公好惡。

君子節　按上言絜矩言好惡之公私詳矣。此言忠信。又從公私中

推極誠偽敬肆之分。蓋所以行此好惡之公者也。君子以位言。不

指已能絜矩者言。以下文仍有驕泰遺也。有字只是說有此位。即

有此道。大道即是絜矩之道。忠信何以便得。蓋先自盡其孝弟慈之心者忠也。本孝弟慈之心。而實見之事者信也。必自盡其心而後心之所推者不妄。必實見之事而後心之所及者不虛。本孝弟慈言者。以忠信原跟藏身之恕来也。君子以誠意爲先。而体之以忠。不貳不雜。以實其心。施之以信。不移不变。以實其事。由是心與事合。則表裏皆誠。誠則虛中無我。而察之者精。凡人之各有好惡者。無不周知其隱。且誠則至公無私。而處之者當。凡所以好其好惡其惡者。無不允協其情。則大道不由茲而得乎。是君子之得天命。而因以得衆者此也。否則驕而氣盈。歉其公好公惡之本心。泰而越檢。不循乎當好當惡之實理。則大道不由茲而失乎。是君子之失天命。而因以失衆者此也。

生財節　按困勉錄云此節不當承近脉而承遠脉。云遠脉者先慎

乎德教節是也。生字正與聚字相反。本文生財足財。俱指國家說。生之者衆。則是民間之財之所以足。民自生之。而吾不以冗食耗之。民自為之。而吾不以冗用疲之。此百姓足而君亦足也。恒兼豐凶常變言。

仁者節　按仁者下當跟慎德來說。以財發身即在得民上見。不尋利利民。天下愛戴此身。自然尊崇。故曰發身。下句輕帶。

未有節　翼註好仁註貼愛其下。要見不忍專利意。好義註貼忠其上。且就民心寬說。未有指實如云感恩思報。懷德効忠。而竭其忠君親上之心。便是。終事注就在公之務。畢力以圖其成說。蓋終事不重。只引起守財耳。意若曰力出于民。且不自愛。別財出于君。敢生覬覦乎。

畜馬節　按此字揔承上三項來。此二句只以義理論。已就上文推開說。不以利為利者。未說到利有害處。只見得義不可忘也。以義為利者亦未說到義。亦未嘗不利。只見義之所安即是利也。下節方極言專利之害。

長國節　大全盧氏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斂則失人心而干天怒。故菑害並至。菑由天降禍由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晩矣。無救於禍矣。所謂拘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國不以利二句。上所引上所引就理上說。固足明絜矩之當。此所引就利害上說。尤足明絜矩之不可不務。　按提出長國家三字。使見父毋具瞻之責。曰自者咎小人倡導侈心。曰使者咎人君假借大權。假指君說。善之者賞其納忠。嘉其任怨也。

天命章　按｜首節中明性道教三項。其實只為道而發。故下緊接道也者三字。第二節首三句。總貫戒懼慎獨言。戒懼是合動靜工夫。是敬以直內也。慎獨原即在戒懼內抽出緊要工夫言之。是由靜而動之始。是義以方外也。君子敬以直內。則敬立而誠存。義以方外。則義精而幾審。所謂不離道於須臾者蓋如此。喜怒節又推原道不可離。透出中和起下位育。欲人從戒懼慎獨做到積累純熟極盡處。自有位育效驗。總欲人須臾不離乎道也。

天命節　按｜惟天止此大生之理。純然無妄。為化育所從出。而其用則寄於二氣五行之中。由是以生人。凡受氣以成質者。莫不秉夫仁義礼智之性。則在天者極其純。而在人者亦未嘗有所離也。推

之於物。亦分是命以為性。則離天命別無所謂性也。性之麗於形氣者。止此粹然之理。故率而驗之於人倫日用之間。即為坦然共由之道。道緣事物而見。非緣事物而有也。故舍率性別無所為道也。但人之於道。不能無過不及。故聖人豫為之品節。使各循以就裁。使遵道者全其所有於己。立教者非益其所無于人也。故離道以言教。殆別為一教而非聖人所謂教也。三項雖兼物說。寔則重人一邊。

道也節　戒慎二句固是舉靜以該動。然畢竟以主靜為極至。故當視聞未起。已無所思。而中常有覺。惟舉居之以嚴肅。守之以無為。則心之精明。有以自持。中之戰兢。有以自檢。又誰能為之擾其天。而蒙其体哉。註語特揭天理之本然。用意最為精當。若但作統体工夫看。然似鶻突。

莫見節　按朱子於上節從見聞處戒懼說到那不覩聞處雖係兢體工夫。實重在靜一邊。此節從見於聲音容貌。發於行事施爲。收斂念慮上是由靜而動之初非偏于動也。幾者動之微。與莫顯于微。〻字俱兼善惡言。

喜怒節　困勉錄明季講家以中爲不偏於有無。依朱子是不偏於喜怒。而非不偏于有無之謂。蓋未應物時。胸中原有主宰。程子所謂靜中有物。朱子所謂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不偏于無。固不待民言。但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止在中間所謂中也。　莫註和如五味之調和一般。發不中節。不但怒與哀不是和。即喜與樂亦不是和。發皆中節。不但喜與樂是和。即怒與哀亦是和。只因無所乖戾故也。　附震川兩節知是其未發也。外之所以感于吾者不至。而中之所以應於外者未萌。時則發

藏於寂。而鑑空衡平之体。立於無形無感之先。初未嘗有倚於事理之偏者。而謂之中焉。自其已發也。外之所以感於吾者既至。而中之所以應于外者遂形。時則發動於有。而物來順應之際。得夫揆事審物之宜。初未嘗或戾于性命之正。而謂之和焉。惟中也。則藏於不偏之地。而至虛以待天下之寔。冲穆無朕之中。而萬象畢具。取之不竭。用之不盡。淵乎天下之大本也。惟和也。則循其大道之公。而至正以通天下之志。事物無窮之變。而一理以貫。放之四海。推之萬世。坦乎天下之達道也。視於大本可以見性之無所不該。而萬事萬化之所出矣。視於達道。可以見情之無所不通。而萬事萬化之所行矣。

致中節　按人各得天之所以命我者。而我率之以詣其極。則我與造化便通一而不二。君子由動至靜。而純其戒懼之心。愈收斂則

愈精明。無義理之端。而常疑性真之体。則中無以加矣。君子由內至外。而一其體驗之心。愈廣大則愈精微。窮事理之變。而達還天則之常。則無以加矣。若是則吾致吾中和。而所致者。即天地之中萬物之和。中合天地之中。未有不各止其所者矣。和通萬物之和。未有不歡欣交暢者矣。有其理則定有其事。有其事則實有其効。不論在上在下矣也。

君子章 按此章見天下合人品只在中庸。中庸工夫只在一敬。于思于前章發明中和之義。這箇中和合言之只是一中。中是極平常的道理。故謂之中庸。然雖中庸而君子小人之分全在于此。故復引仲尼之言以明也。

仲尼節二 困勉錄天下之所共尊者君子。而君子無他能。体此中庸而已。靜焉而無所偏倚也。動焉而無過不及也。平常之理無少或

致。這便是君子。天下之所共惡者小人也。而小人無他。不能体此中庸而已。靜為而不勝偏倚也。動為而有過不及也。平常之理全與相反。這便是小人。可見這箇中庸。關係人品如此。　又此章是言君子與小人相反處。以下諸章。是言知愚賢不肖之君子不同處。

張彥陵下節是上節註疏。作推原說。

按君子之德：字。要深看。蓋時中地高儘高。註知其在我句要細認。是惟有精義入神之功。方識得酬酢萬變之中。：雖無定在。而其本則皆出于吾性之德。而具於心者君子。知此故能戒懼以養其未發之中。為酬酢萬變之主。及其涵養既久。發皆中節矣。而又動輒檢点。能隨時以處中。而因以無時不中。通彙朱程之說觀之。戒懼是平日涵養工夫。呂陸二先生即貼在時中上說。似未妥。

中庸章

困勉錄此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眾人亦鮮能之。

以起下章之義。下文知愚賢不肖皆所謂衆人也。按無過不及只在中庸二字內。至字又開說。愚不肖減一毫不得。賢知增一毫不得。故曰至。本文能字。起下數能字。最緊要。

道之章　按此章只承民鮮能來。上節非以道之不明不行。專歸氣質。蓋慨無陶冶氣質者。即所云世教衰民鮮興行故也。下節又嘆人之不察。又是一番感慨。自來專咎氣質。則是諉其責于無可如何。并下節意思亦淡。

道之節　按翼註不能擇則不能守。故知愚屬行邊。不能守則擇亦虛。故賢不肖屬知邊。附 時文李作我思世盛教之盛也。人各化其其生質俗尚之偏。此平康正直之德所以行也。及夫王澤之竭也。則自棄于大中至正之極。其晦冥否塞之弊所由深也。此章題前二比說得深厚有味。

人莫節　按人即是知愚賢不肖之人。飲食亦是道中一事。不作影喻。說附李作後比道存乎日用飲食之間。而溺於情者不知其精。誠於事物之理。而爲之深探其原焉。天命人心有即此而在者矣。道行乎須臾於飲食之間。而化乎物者莫喩其要。誠乎應感之際。而爲之深察其幾焉。戒愼恐懼有不容自已者矣。

道其章　莫註此節只承知愚來不承賢不肖。　馮漢宗夫子本是嘆人不能行道。而乃云道其不行。其字內有無限寓意。言道豈不行其不行也。固自有不得辭其責者在。

舜其章　吳因之首章以戒懼愼獨爲不離道之功。此合下又以知仁勇爲入道之門。　又合四章有能擇之知。而後道行。有能守之仁。而後道明。擧大舜而正以見能擇之知。故問。察。隱。揚。及執。兩。審。量。而。用。中。意。願。輕。擧顔回以見能守之仁。故。拳。拳。服。膺。意。重。而。擇。

乎。中。庸。意。輕　按二好字。有。精。誠。與。契。欲。已。而。不。能。意。隱。揚。是惡
执之即化。善执之即契也。兩端。是。舉。首。尾。以。該。中。間。不止兩而止。
衆論不同。只是善執持也。持而擇之也。擇字。在。執。字。下。用。字。上。用
其中於民是把此中用之於民。不是用民之中。其斯以為舜。有。如。
斯。而。已。豈。為。舜。之。意。認。上。問。察。說。有。必。如。斯。而。必。可。為。舜。之。意。認。
上。擇。執。說。

人皆章　李毅侯此章意。猶。云。道。其。不。明。矣。夫。　按兩予知。一是自
矜料事之明。一是自矜辨理之明。擇乎中庸。只就日用事物之理
言。淺者不能守。是復失之於過不及也。言不能守。使讀得不能行。
其不能行。總由于不能知也。

四之章　困勉錄此章大意。是承上言道既不明。必仁如顏回而後
道可明也。在夫子口中擇守並重。子思引來。則重在能守邊　翼註

爲人二字。要本生質之粹。而又能察識。擇。即格致之旨。善。即中庸。得一善。非止守一善。有隨擇隨得。隨得隨守。意然。守使能行了。

天下章　按着此一章。要人知中庸之難。不如後章所言之勇。方總能得。章句精義。屬知。仁熟。屬行。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屬勇。統貫上義精仁熟。　須知天下國家三項。若做得恰好處。亦就是中庸。

問強章　困勉錄此承上章。中庸不可能言。必如夫子告子路之強。然後可能。中庸之所以不可能者。只是不強耳。　按中庸雖能。只爲世人委靡。不知吾性中至剛至健。自有真強。南北以勝人爲強。君子以自勝爲強。解重末節。

問強四節　按子路以剛是以任道。而未得其真。故問之。三與字。正要他。不爲氣習所移。抑而字。即是南北二句中轉語。南北之強。全在詘中含忍果敢四字上見得。居之是以其強自處。非居其地也。此

處君子淺者與末節不同

君子節　困勉錄君子之強在理不在氣在以理自勝不在以氣勝人故有時與人同是謂和和則易流而君子不流此理不可奪也有時與人異是謂中立中立則易倚而君子不倚此理不可奪也以至處窮處達境不一而君子之不變則一此理無之而奪也豈南北之強所可同日語哉　陳幾亭不變塞是處通顯之地不改塞素風也蓋致主匡時君子塞時之素志其用也必須堯舜君民如伊尹處莘耕野而樂道則草無道而治一德一心之交此之謂不變　困勉錄必能擇能守而後進于強亦必有如是之強而後可謂真能擇真能守

素隱章　困勉錄此因上數章分言知仁勇爲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自民鮮能至此只如一章民鮮能與惟聖者能之正相照

愚。前言道之不明不行。由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然未詳言賢知之過如何。愚不肖之不及如何。此章言索隱行怪。便是賢知之過。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便是愚不肖之不及。至舜之知。回之仁。告子路之勇。合之便是此章之聖。大。依。道。止。于。中。盡。于。聖。々。只。是。中。之。至。夫。子。雖。不。敢。以。聖。自。居。然。必。獨。出。一。箇。聖。者。見。天。下。只。有。此。一。條。正。路。猶孟子言法先舜而已矣。

素隱節　按。有字是容或有言。後世便已得當時。隱是隱僻之隱。是在常道之外。下章費隱之隱字。是在常道之中者。此種人知人所不能知。行人所不能行。似猶愈于半塗而塗廢者。然過猶不及。

遵道章　按。隱怪是失之過。半塗而廢是失之不及。各自一病。遵道而行。本文但言行。但遵字跟擇字來。則知字意已寓半塗而廢。雖是行有未遠。要亦知之不真故也。弗能知已。當就道上發不能已。

蓋中道是天命之性。能遵而行。自有不窮之味。不息之機。我如何能已得。

依乎節 張孝陵 依与遵不同。遵字着力。依字自然。：愚按晚村云依字是不離上做工夫。戒懼慎獨正在裏許。此意尤懇切 按遯世不見知只是一意。不必太分別。惟字要說得細。不悔要說得自然。道真在我。自然忘却顯晦。惟聖句即所云中庸不可能也。對照上過不及兩節。緊承上二句乃見能字全理。

費隱章 按此章言道無不在。以申明不可離之意。但只指示道体。下數章方說到體道處。此君子就現成說不重。 又夫婦節正言其費。鳶飛節泳嘆其費。末一節結言其費。

費隱節 按費隱皆形而上者。就此形而上者之中。有非見聞所及者。故隱。費隱以育節中和分者。非以天命之道。與率性之道分者

亦非。　附時文李作此理實而不妄。故隱而不淪于幽渺之途。其化而不窮。故費而不滯於見聞之迹。四語精透。

夫婦節　按夫婦之愚不肖。是夫婦之愚不肖者。非謂夫婦皆愚不肖也。聖人所不知不能。乃是道之没要緊處。天地之大以道言。不以形言。憾是不滿足意。此只要見道之用廣。不可說壞聖人天地。大承聖人天地來。是萬物統夫一太極也。小承愚不肖來。是萬物各具一太極也。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

鳶飛節　呂晚村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了。此又引詩就其中變動流露處。提出聖人無所不在。無時不然。當下色色可會。所謂吃緊為人活潑潑地也。附時文劉作氣者理之所為。而理必藉氣以行。其為流動而充滿者。誠体物而不可遺矣。理者氣之所資。而氣又載理而出。其為鼓舞而動盪者。固至誠之不可揜矣。

又舉曰無非鳶魚。吾心自有飛躍。而上下皆載道之體。天淵非高遠之境。其理可遠觀而盡識也。飛躍者鳶魚自然之性。鳶魚飛躍一端之呈露。而上下之絪縕。原非形廓。天淵之富。有亦非神奇其機。可靜觀而自得也。

造端節　按此節註云結上文。君子體道之功。只在言外見。故此節只重道無不在意。本文察字。即上文察字。但很合大小言。此專就大處言耳。　徐自溟道無端。特以其造於夫婦身上者言之。道無至。特從其所造之所至者言之。

不遠章　按此因上章說得道廣濶了。故又引而近之緊要處。只在首句。自伐柯以下。章句取張子正蒙之言。分三節各自一意最的。有以忠恕作貫者非是。

不遠節　按道之貴無所不在。則盡人皆在道中。固各有其當盡之道。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二句。非慨世意。正見得道之不遠耳。爲道之所以遠人。當靠定知行之通講。蓋此是專對隱怪一流言。

伐柯節　翼註猶以爲遠。下須補云吾人之則即在人之身。乃其不遠矣。故君子云云。又治人就教人說。其人能改即止。不治不是姑息。以道本不容有加也。

忠恕節　按道字只當仁字。與忠恕對看便分曉。或問云所謂道者當然之理。根於人心見之行事。不待勉而能。然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玩此根于人心。心之德也。見之行事。愛之理也。心之德自無不盡。愛之理自無不推。仁也。然盡則心之德全。推則愛之理廣。故曰違道不遠。道與忠恕只分自然與勉強耳。

君子節　困勉錄子臣弟友。主夫子之子臣弟友言。不是泛說。慥慥

是贊詞。不應夫子自言而自贊美。今當斷自庸德之行以下。為正言君子之道。謂己之所未能者。皆君子所已能。而自勉之意在言外。　按講所求全要見得求之以彝倫日用之常意。方合註中道不遠人三句意。謹訓擇其可謂擇其既行而可言者言之。不足有餘只是他心上見得如此。愈行愈見不足。愈謹愈見有餘意。足字要說得細。萬分中有一分未盡。亦是不足。而不敢即首章戒懼意最重。言顧行二句。承上來。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胡不作豈不看。言道箇君子。豈不平平淡淡。而成篤實之輝。又何用索隱行怪為哉。

素位章　按。承上言道不遠于子臣弟友。而子臣弟友又各有所處之位。通章位字固重。而末節身字亦重。蓋身之所居為位。反是為外。就位行去。不能無得失兩境。俱反求之身。身之有失。亦豈為君

子病。惟不因失而失其求之之心。那是正己自得根由

素位節　按行是字因位盡道。不是苟且塞責。願字不但營求少百動念。即是位與外是要還不定的。願外如未得思得、小得大既得思保守已失思復得之類。皆是不但逆境有願外。即順境亦有願外。不字須斬釘截鐵。始得窮到義理公私之閒。方是不字真領非僅不妄求不可必得也。

素富節　按四个行字可味。是盡其居位之道意。於位中之所當行無毫末之不盡。則心中廣大寬平。真有不可告人者。此之自得。識得此意。即憂勤惕厲。正與自得不相妨。非逍遥閒曠任運自然之謂。

在上節　按陵有征求押侮意。援有趨利附勢意。正己句。是總結上文不陵不援意。乃過遞語耳。陵援之心。即是求人。求而不得則怨

生。無求故無怨也。怨字包下怨尤。怨尤之念。願外者所必有。說到不怨尤。而不願外之心益顯矣。

居易節　吳因之此總上二節而申言之。未是結上文。子思特揭出易字。見素位而行。随地安穩。儘好受用。正欲人須臾不離道也。

翼註易字不可就作位字。位中之道乃易也。　賽合註重君子一邊。下句輕不可平對。

射有節　按引孔子之言只重反求句。蓋求於身之中即所云素位也。不求之身以外。即所云不素願乎外也。　附時文陳作人方摧敗之餘。志氣精神。常多不復自振之意。而反求者且封深其刺責也。蓋守初心而不變也。已人當挫折之咎[磬]嗟怨憤常有不知所措之憂。而反求者且愈密其持循也。固戰群情以自勝也已。

行遠章　困勉錄此章言進道之序自道不遠人章至此乃是一步

緊一步蓋道不遠人章因上章說得瀏了故特說箇人字則已切矣然曰人則見在未來皆人所當盡也故又說個位字則益切矣然曰位則高卑遠邇皆位之所有也故此章又說個自邇自卑則益切矣　又此章高遠只就位說不必說到聖人天地所不能盡

行遠節　按|君子之道不作進爲之方說進爲之方在君子之道四字下辟如二句只重必自二字蓋高遠本在卑邇之地君子豈推而遠之卑邇已涵高遠之量君子豈盡而限之但必審其所自則用力之地乃實從入之途始真耳

詩云節兩按|子思引詩兄弟妻子平說宜室家頂上既翕來樂妻孥頂上好合來妻子兄弟不是卑邇父母不是高遠然事行此而效應彼則所云自邇自卑者於此可以得其意爲意字要味　翼註百行莫先于孝如何順父母反在後蓋人子之事父母固先兄弟妻

子而用其情然使不能聚一家之歡心以事其親亦安必父母之
我順也

鬼神章　困勉錄費隱章是就物之形上見道之無所不在此章是
就物之氣機上見道無所不在　翼註嘆鬼神之德之盛且虛說
次節正見其盛最重三節驗其盛四節証其盛俱輕末節結言其
盛

鬼神節　按此章鬼神是統言天地間氣之靈處不專指天神地祇
人鬼言註中造化之迹〻字指能屈能伸者言非謂有迹可見者
性情功效存疑說得最明云性情猶言才調蓋能體物處是其才
也此鬼神之性情到那体物處便是功效蓋其才之見於用也此
鬼神之功效也為德二字不重鬼神之為德猶言鬼神之為鬼神
耳盛在無所不在上見　按陰陽是氣鬼神是氣之靈處註二氣

以陰陽之對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言

視之節　按註中物之終始云〻。不是只体終始而聊。不体中間謂自始至終皆体也。　附熊鍾陵伯。當人求鬼神于萬物之外。専以不見不聞者為鬼神。則日見其無。君子見鬼神於萬物之中。即以能視能聽者為鬼神。則日見其有。又物不息則不能生。而其息者即鬼。物不生則不能化。而其生者即神

齋明節二　按上節不重人敬鬼神只重鬼神發見昭著洋〻如在不是恍惚無定之説只是拍塞都是鬼神意　按格思是体物也若可度思便有所遺矣格思而不可度正見体物而不遺處此舉屋漏之鬼神証体物之不遺不是申上節祭祀也

夫微節　按不見不聞者鬼神而凡可見可聞者皆鬼神為之体則是鬼神不在聲色之外而又非自聲色中来也蓋微之顕也微非

有意於造顯亦非微之分而爲顯乃自有不得不顯者蓋理至而氣以行性命正而品物流行也　按此章物是形鬼神是氣誠是理氣與形是一是二理與氣非有彼此先後所謂誠者即陰陽而指其本体耳故註云陰陽合散無非實者　附時文張作自其親切者言之則魂魄之鬼神其實而可據者心也在天在廟凡祖宗之靈靈爽皆生於心之眞摯矣然非曰天下本無實而可據之理而惟任吾心之所造也其所造者蓋即天下之實有斯理而吾心遂因之而然蓋確然有屈伸往來之機矣則心存于實而理未嘗淪於虛者有如此之親切不爽也夫自其廣大者觀之則化育之鬼神其實而可據者理也一陰一陽其鼓物而不爽皆出于天理之無妄矣然非曰造物本無實而可據之心而惟聽夫理之自運也其自運者蓋即造物以無心爲心而斯理遂因之而行益信乎聰明

明感之孚矣則理微於寔而心亦未嘗非於虛者有如此之廣大可見也夫　按或問造化無心朱子云自有無心之心若天地無心何以人得之為人之心物得之為物之心說作本此意透發令人閱之朗然

大孝章　按此章是從庸行之常看出道之費隱章末須繳到孝上蓋大德受命是古今不常有之事然極古今不常有之事皆是孝中所有可見庸德之分量無窮無盡

大孝節二　按首節德福平說次節以德獲福側說德為聖人是孝因德盡不是德因孝成尊為天子四句見得尊親養親慰親之大意

按故大德節與末節俱寔指舜說四其字指大德言四必字分明有篤厚中重意故下緊接故字

故天節二　按此二節一喻証俱不可找正意篤字含下培覆二意憲

憲正是可嘉可樂宜民是在野者人是在朝者據詩傳云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佑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

大德節　按受命即尊為天子也祿位名壽宗廟子孫皆在其中必受命非必之於命乃必之於受命者也是論理不論數也

無憂章　賽合註子思引夫子論文武周公之事以明貴之大者作三桂看文王時可以無憂而不憂非不足武周時可以有為而有為而非有餘蓋文王以無為為中武周以有為為中無非道之所在也

無憂章　按王季二句只言父賢子聖未可犯下作述無憂以過言不以心言然惟文王能因過以盡道故得無憂試思前有賢父後有聖子自家有一毫缺失便不足以承前而裕後文豈惕惕度日

者故作文要說得好

武王節　翼註過至一戎衣句當云失其纘緒也本不期于有天下也奈何紂惡貫盈不得不伐於是一戎衣而有天下如此一轉方妥切不可以戎衣以下作纘緒之實　按緒是三后忠貞王家仁厚斯民之緒不失與必得其尊富等亦與舜有別

末受節，按首句是過遞語當補說文王德指尊親之孝錫類之仁言乃所以尊之者制作也文王以服事殷于礼制不得爲武王晚年受命於礼制又不及爲周公于是起而成武以成文王之德焉

按斯禮是指追王上祀父爲大夫八句擧其祭祀之礼而以葬禮形之葬祭不平葬用死者之爵是貽死者以安祭用生者之祿是伸生者之情期之喪二句是親不敵貴三年之喪四句是貴不敵親斯礼也下一達字是由上而達於下也期之喪下兩達字是

由下而達於上也此言喪礼只因祭礼及之不並重

達孝章　困勉錄此章就文武周公之孝以見道之大達孝二字是綱善繼善述乃達孝之実耳春秋二節即所制祀先之礼以見其善繼述郊社節合事帝事先之禮以見其善繼述並盡倫盡孝制總是孝中事總是道中事可見道無限量

達孝節　按天下只有天理是人心所同武周制作都從天理上是為人心所同然萬世由之而不易自無一人議得他這箇孝道是家國天下所共稱的豈不是箇達孝

夫孝節　按由心所欲為言曰志由事所當為言曰事志事只是一件故下文但言述事而繼志在其中通節不粘住武周正見此理橫天塞地凡為孝子皆當如是即在武周身上說據註大者亦當以制禮立論粘定伐商一節大謬

春秋節　按此二節是詳言武周所制祭祀之禮上節是事神之謹下節是待下之周摠是一時事祖廟即宗廟可稱祖亦可稱宗脩其四句須照定事死如生二句說　四書鏡春秋節要見得通上下意祖廟雖有隆殺宗器雖有重輕裳衣雖有多寡差等時食雖有多寡而皆使之得以自盡也下節倣此

宗廟節　翼註此與上節俱一時事過文云斯時也又有宗廟班立之禮云、　困勉錄宗廟之禮、字專指序立之礼不泛指祭礼序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姓有宗祝有司之事者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為班非如祖考之以左右為別也爵有貴賤貴中有賤以別尊卑也序事言辨賢而不及否蓋禮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其容体比於礼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則与祭之士皆賢

此辨賢只是辨其材能散用人不違其能耳非辨其賢不肖也旅酬下為上註是言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按儀禮是子弟先向卒觶以勸其長飲非為其長代斟酒也逮賤之賤以早幼言然亦不限定是童子序齒是從昭穆中序齒非泛言淺說云當序昭穆時昭穆同則論爵而齒輕於爵至燕毛之時則分昭穆以論齒而爵不復論矣此說本家引如此講則序昭穆與序齒方有分別序昭穆與燕毛是同姓之事序爵是異姓之事序事旅酬是仝異姓之事此兩節時祭祫祭皆如此　按本條題單出每上句作禮下的作禮意

踐

此節　摠此承上節而斷其為至孝不用着刀註意字可玩位禮樂俱着今日天子說踐位是主祭助祭之人皆踐其位也然此位即先王之位不常是周公設的位也是周公繼先王設此位也行

礼奏楽亦然彼敬所尊頂春秋節愛所親頂宗廟誠其字指文王
至孝即達孝非有二也此句只指武周言
郊社節　困勉録郊之礼惟天子得以行之以事上帝社之禮則通
上下行之以事后土宗廟之五年一禘惟天子行之以祀其先宗
廟之三月一嘗則通上下行之以祀其先　蒙合註上二段不甚
重只起下三句　張彦陵明孝三句不重人能明之上只要見得
武周義礼之宏遠也附時文張作合漢于造化故事地察而事天
明通極於神明故仁率親而義率祖非天下之至精不足與于斯
也冥會乎氣化未分之始而民在宇宙之内者不啻呼吸之皆通
上追夫厥初生民之前而凡在氣類之中者不啻性情之咸接非
天下之至誠不足與於斯也　又附李作天者生民物者也孝于
天地而不能仁愛天地之民物者有之矣是故明乎聖人事天地

之心則所以肥與民物者運天下于掌上者其理昭然而可知矣祖者生子孫育臣庶者也孝於其先而不能仁愛祖宗之子孫臣庶者有之乎是故明乎聖人祀其先之心則所以御于邦家王天下如反手者其道曉然而易見矣

問政章　按此章重在人存政舉一句首二節言人存政舉之易故為政在人至不可以不知天欲君知脩身之要務知天知人事親要務也天下之達道五至則知所治天下國家欲君知脩身之全功入德成德行道是全功也九經至九經節是政舉凡事至末是詳言脩身之事以為舉政之本蓋脩身之要惟一誠脩身之功在擇執總究得脩身道理

問政節三　按人存人字雖兼君臣說而意寔重在君一邊人道〻字輕看節內政字俱指文武之政言講此節翼註云人道之敏政如

地道之敏樹然非泛猶夫樹而已夫政也者蒲盧也本朝之制作最為精詳一過其人不俄頃而奏治功如此揮人字在內方妙

為政節　按首句一項不重次句亦輕蓋只因工作緩急過末句以身內兼好不好說註則字極活言其身為何等身則其人為何等人也脩身二句是一段綱領下文五達道三達德其條目也此處仁字指愛之理說下文仁知勇仁字方以心之理總言

仁者節　按此節緊承上仁字而釋其義言仁即是人見人非血肉之軀由仁而行之得宜便是義々以心之裁制言親々是合一本九族言親々為大對五達道言不對仁民愛物言尊賢為大是言凡事皆有宜而此則宜之大者不必云凡事物之宜皆從此一宜生出而後謂之大也至末一句自來無的解或云礼生等殺或云等殺生礼因變而為等殺即禮之說又未免株却所生二字殊不

知等殺是天理禮是天理之節文有此天理便有此節文這箇禮難道不是天理所生栽與仁義同原不假安排措置者乎其節之也有不容不節者非可意為增減也其文之也有不容不文者非可意為增也總要在天理上隱揆人事在禮所生二字方見着落漢皆一句題目結云信乎無体之礼即等殺而俱形而聖以之作明以之述要一本乎所生而不以己與焉者也此最明徹

君子節　體註此與上節總完得脩道以仁一句此節從仁字節中推出道理如此、、節從脩身中推出工夫當如此因為貫串上二節句法似注到知天其實總併身在脩身故朱子謂此節倒看

賽合註上二節特論理此承上二節方着君子身上而責成之重脩身上事親即上親、、之仁知人即上尊賢之義知天即上禮所生之天理皆脩身之先務也又知天內不可把等殺平看蓋不知

天則取舍之極已亂自無以得其人之賢而尊之矣又何以得親親之殺而親之介如此講方是　翼註人不知天則惟任情識意見雖強欲知人而不能律之以自然之則非以喜怒狥我之意即以毀譽狥人之情何以知天　汪大全知人知天即下文之知知固所以開其始也故朱子云知天是起頭處晚村乃謂知天是盡境恐未是

天下節　按五者天下之達道全要跟着身字說未見得人有此身必然有此五樣達德行達道即在行處見其明朗之知公渾之仁強健之勇也一字依註作誠字看但要說得渾融所以行俱是行道工言所以行達道者三德下言三德之所以行達道者在一誠

或生節按上言達道之行在知仁勇恐君以愚柔自安故以始異終同之概帚之困知不是困後求知是用困的工夫而知數之字俱

指達道言及其二字就困勉說言生安學利的人固到達裏困知勉行之人也到這裏在上知固不能於分外還一分精神在下愚亦不曾少得些子故曰知之一成功一

好學節　按此是入德之事即勉困者下手用功處亦不外達道而他求與三句重在好字力字知字蓋自能則自知其愚而必求進於明分明與自是而不求相反言力便見他用力以挽情欲之流而歸于正路分明與狥欲忘返相反能知恥可見他以不及人之知行為恥分明與甘為人下者相反

知斯節　按知非空知實實從事三近而進于知仁勇也故能達德行達道以脩其身脩身內要見取人立政之本已端意下文治人治天下國家總理一分殊意講要之分殊是實理一是主

凡為節　按此是備論治法皆文武所已試者序即在目中目字意

重親親以下依呂註以家國天下分配只尊賢似無所屬不知尊賢統乎身與家國天下者也身與家國天下之理何一不藉尊賢以得

脩身節　按脩身等要虛說只重下半句道立謂不立者即其所脩者也平時講明謂理不惑就君心說臨時區處謂事不眩就政事說報禮重只是盡職意勸欣欣不已意財用猶言器用財用足只是貨物充備意天下畏或云諸侯擁護內外莫侮意或云以德服人自有不威之威二意兼說方完

齊明節　按幾個所以字是我以此去脩之勸之也要重看齊明以攝其內盛服以肅其外非禮之念不以動於中非礼之行不以動於外故此兩句可以動靜分不可以內外分脩身為九經之首要將道德補說去讒所以致知人之明遠色所以尚好賢之心不殖

貨利所以清用賢之路三項總其貴德事即總是勸賢事于親之賢者尊其位於親之親者重其祿以至凡屬懿親無不同其休戚是乃所以勸親〻也官盛任使是信之篤而不疑其樹私責之重而不苛其細事也忠信重祿是推誠以盡人心厚養以盡衆力也時使則謀生之力不分薄歛則終歲之勤有警省試頻則高下有稽餼廩稱則勤情有徵送迎以資其道路之艱嘉矜以酬其向慕之意繼絶危亂不棄其難而保存之朝聘往來不愆其期而致厚之句〻有實義拋荒不得

此為節　審合註一是誠〻不在九經外只件件皆實心實意做出與上行之者一對看彼為天德之實此為王道之實總見一誠乃

道德九経之樞紐也附徐作寔至而名立事物之大凡也道寔離於名之中則靈聲相附難良法亦無可奏之功意至而法立事理之不易也道意適於法之外則体貌相承難善治亦有必敝之道

凡事節　按前面未嘗明説誠字而此處突出豫字者蓋暗接上文兩箇一來以還吸下擇善固執意故知之明守之固是豫字工夫立字只就凡事言寔心素存寔理素豫德可修道可行経可舉是之謂立〻以其行之成就言也言事行道非道德九経之外別有四者只是言此則為言措此於天下則為事行此於一身則為行此皆當然之理則為道也言之而不可行曰跲行有不慊於心曰困内省而無悪於志曰不疚取之而自逢其源曰不窮　新安陳氏四前定字只申明工豫字非以豫與前定為誠乃是所當豫所當前定者謂先立乎誠也

下位節　汪大全　此節是言在下位者不可不先立乎誠須一氣趕出誠身句正月林云推言素定之意是從獲上處歷歷推到誠身又推到明善只明善誠身正素定之本意方才說出凡事豫則立之工夫來也　李衷一不信即真心感孚處以此孚友即以此孚君不信于朋友不惟名譽不起無以獲上同輩人旦夕切磋者尚感孚不來君臣之際暌隔更甚如何可獲順親是士人根本處大節有虧百行皆無足錄故友不見信　按反身不誠或問謂外有事親之礼內無恭敬之實此是承順親說下故然其實誠身當關說　又誠字有兼知行言者有專指行言者誠身之誠當指行言者者也誠者誠之者之誠兼知行言者也

誠者節　按此一條非相對之言乃是相承說歸重在人道擇執上誠者天之道二句主理不主人誠者指天命源頭說聖人有此

誠凡人亦有此誠不爲一人而私誠之者方以功言誠者至聖人作一句讀聖人二字只对下一段者字看善是本體即誠者天道也善何待擇正在人心夾雜中擇出一種真原天降的本体來伏滄柱天之道就人身中指出自然之理時文泛言於穆流行者非是、翼註前誠者以理言後誠者以盡天理之人言　困勉録而誠之者亦當云前誠之者以功言後誠之者以盡此功之人言

博學節　按此言學知利行者擇執之功總期明善誠身以盡人道而上五之字俱指善言附時文徐作善之在吾心者即其在天下者也必求之一無所遺而後有以致其精善之天下者皆倫於吾身者也必体之實無所間而後有以協于一　又性体事而無不在人固有中物亦有則也理隨人而各有見我無可蓄之疑而人乃無不盡之意也因善有學因學有問而博非所以誇多審非所

以爲賞擇之得於外者如此心無微之不通而範之於道則謀不出其位而物各止其所也事相形而乃見而執之有兩則理不準於表而中又權其時也因問有思因思有辨而慎非所以爲拘明非所以爲檢擇之得於內者如此至是而善明矣善明而身可誠矣見之真則私慾不能間而懇切隱於天性之良知之至則往而復所歸而遠征勵其自強之氣行其所爲學問思辨者而求必得於己是爲篤也是誠之所見端也

有弗節　按通節俱主用功言非上五段說志下四句方說用功也人字指學知利行者言

果能節　按果能句單承因勉說果能二字要重看麿有此志叫不得能明即知強即仁而勇在其中　徐儆弦心之本體原明強的弗能弗措正是磨垢見明振懦見強方法　按此則沈說即此是

明即此是強不作推原說者此意只可帶言

自誠章　因勉錄此是下十二章之綱領見天道人道始分而終合蓋深子思深有味才前章天道人道之言將分知行分天人觀之而此章先就知行就天人觀之　按上二句別誠有天人之異下二句要其所歸之全自訓由字蓋由誠明有性之名非由誠而明之謂誠則二句抑揚重下句　蘇紫溪中庸前一半多說個中字後一半多說個誠字求道于中則無定体求道于誠則有實功

至誠章　按靈竅明覺中不落一毫情識則性体昭融即察之無不明處天機運用中不涉一毫作僞則性体渾全即由之無不盡也盡性兼存于心散見于事者言盡人性兼教養言盡物性者因他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也盡人物之性皆當跟誠字來蓋知明處當使人物之性不爲形氣所汨微而皆得

以遊於無妄之天也盡民物處就是贊天地處玩可以字特即其
能處贊美之非若能字裏面有功用在也　按以理言則盡性與
盡人之性初無二致以事言則不能無漸次揔不出理一分殊意
但此處所重在理之一耳

其次章　按除却生安凡為學利為困勉俱是其次開口説其次致
曲見得性雖不能一時即盡無不可漸次而盡是教人用力於性
之方也致字有由毋以盡其類即此是其極二意兼知行言曲能
有誠亦是全体之誠但未是至誠耳形只是露其端引其緒着便
又恢擴些了明則四體不言而喻事業煥乎文章矣形着明是誠
之驗于已者動變化是誠之及於物者末句全重致曲者亦能化
的意思見得與至誠同歸耳　附淺説天命之性渾然全體無所
偏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于物則其中之仁義礼智隨感而應先

後互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爲惻隱遇可憎則義發而爲羞惡隨事隨物用一而未及其三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聖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聖人之曲無待於致耳世所謂其即孟子所云擴充其四端大學註所云本体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前知章　按道字重看言至誠知以道不知以術也此即誠則明之意國家六句見惟鬼神能妙禍福之機先知二句見惟至誠默契禍福之理善不善即作禍福看知不是曉得便了有保持禳却寔事在　因彪錄禍福之至有與理合者善而得福惡而得惡是也有不必與理合者善不必得福惡不必得禍是也原兼此二者至誠之先知亦兼此二者言　附考本有今異曰禎如國本有雀今有赤雀是也本無今有曰祥如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也衣服歌謠

草木之怪爲妖禽獸虫蛭之怪爲孽

自成章　按首節性道雙提次節見盡道在於盡性意末節又言盡則兼盡意章內五誠字第一第二誠字俱兼實心實理言第三四五誠字只就實心言然不誠是不實其心誠之是求實其心誠者是心已無不實了義各有指

自誠節　按誠是天命之性道是率性之道天命之性渾然者也率性之道散殊者也欲全渾然之誠須体散殊之道誠者自誠註雖泛以物言已天地人物在內實則重在人邊而道自道言由誠而著於綱常發於事業者皆道也此在人之日起而有功也

終始節　按此節承上來言道即在誠之中則物亦不在道之外是以萬物萬事之所以終一誠之復也萬物萬事之所以始一誠之通也然物之有誠無不誠者理也人之有誠有不誠者心也誠立

於事之先則始事有據誠要于事之後則終事有憑苟其不誠是無以成始而成終也君子於此存天命之本然盡人事之當然擇之精守之固俾吾之誠貫乎終始而無之或間焉誠立而道以行斯有以完天地萬物之理於一己也故曰誠之為貴此句是責望體誠者意不可把此作申自道看

非自節　按此亦承上來言君子之貴夫誠也正為夫誠者可以成己而形著明即可以成物而動變化有措之而無不宜者也是何也成己者以道而道非人為之偽即純乎誠而為仁者為之也成物者亦以道而道非私意之鑿即誠而明而為知者為之也仁與知豈非總是此誠皆天命之性而無內外之殊乎是故得其所為誠則性之德全而仁知之用昭得其所為道則合內外之道行而物我之体泯以時措于己于物何所不宜至此可謂真能自成矣

亦可謂眞能自道矣　按成已仁也二句還作所以成已者仁也所以成物者知也看為是合内外之道〻字因勉録云即指性説非見于行事而謂之道也此句下當云吾心既誠則仁知兼得性體完全着此故字方可直接

至誠章　翼註此章重至誠無息句自無為而成以上是論至誠無息之功用同乎天地者出于自然自貨財殖焉以上是又以天地至誠無息之功用明至誠無息之功用末節引詩見天地至誠同一至誠無息至誠是主　按故字不專管首句直到不見而章節方出謂成已成物此誠者之德業也若夫至誠之德業寧独無可言者乎故至誠云〻　又章貫所載以承盡性前知兩章天道言而此則專承上一章人道言者以兩説倶可從故並存之任閲者自為去取可也

至誠節三　按只一至誠便是無息無兩層無息者言自始至終此誠無一息之間斷也久即不息總計之名蓋由後計之知其誠之無時不然也久以上屬天德徵以下屬王道悠遠博厚高明皆在徵字內抽出言之逐句要想王道規模無一毫雜伯氣象但只應存在至誠聖業上說不可說到及人他下覆載成意至誠功業只此第三節已說盡了此節內便有覆載成意思便有配天地意思下節又抽出言之耳　按悠是寬緩不促遠是長遠博是東漸西被及人之遠橫說厚是淪肌浹髓入人之深竪說

博厚節　張彦陵覆載只言其功用及物處至下節方即其及物者而贊其與天地同也　按覆載成還指聖人說為是悠久即悠遠而又曰兼內外者以功業之施於外者未有不根于內者也言外而內已隨之矣蒙引說甚明

配地節　吳因之此節註云與天地同体此體是用中之体非本体之体蓋覆載成是用而博厚高明悠久對用而言便為體耳　附

悠久無疆節作中二比治功之所及者有盡治化之所留者無盡夫聲教訖于四海協和遍于萬邦此其所及者也至於舊德之所而累奕之後猶以為賢親為先疇之未艾而累奕之餘猶以為樂利為此則其所留者也當其所留而至誠之所以及物者有時不在人耳目而在人意中斯固氣机流行之所不能閼矣治化之所留者有盡治理之所存者無盡夫王澤熄於下并仁風成于必世此其所留者也至於井田既廢而貽我以來年者猶以為聖人之生我在是為學校風微而陳常時夏者猶以為聖人之成我在是為此則其所存者也當其所存而至誠之所以成物者有時不着於人間而猶在天地之間此固元運世運之所不能窮矣二比最

透快融洽

如此節　翼註見是表暴粉飾動是鼓舞運用為是安排造化不見不動無為總是自然意而所以自然者皆由于誠　賽合註成物之成同覆載言謂成就夫物也無為而成之成同章变言謂道化之成也

一言節　按此道字在主宰上言不貳即是誠註所以字不必泥不測非言生之多言所以生處皆從不貳来如何可測其所以然亦就源頭上說緣此節只重誠上未重生物上故也　淺說彼其全體太極無聲無臭寔有是理也無極之真曽有一之或妄乎陰陽五行經綸錯綜寔有是氣也二五之精寧有一之或雜乎其為物不貳如此正所謂誠也可一言而盡者也惟不貳故不息陰陽相嬗終始相生或陽交而為陰或陰变而為陽元爲亨爲則誠之通

也利爲貞爲則誠之復也誠復則生〻之意於此而專一翕聚誠
通則生〻之意於此而直遂發散但見洪纖高下飛潛動且充滿
天地誰能測其所以然哉

博也節　按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化育之功言不以形體言俱跟誠
來又不貳言天地之道而此處又言天地之道蓋不貳者性之本
體博厚高明悠久者性之發用也

今夫節　翼註此節亦俱跟誠來夫積氣也寔有是理便寔有是氣
下繫覆等俱以氣相屬也地積形也寔有是理便寔有是形下載
根等俱以形相屬也山水乃天地間形氣之大者其生物尤盛故
復抽出言之

維天節　摘訓於穆是至誠不已是無息這不消補了言文德之純
却少了無息故又說個純亦不已以補之謂天之於穆而能不已

文王之德之純獨不能不包乎此只要添出不已二字来以湊成個至誠無息之全意耳原不重天人合一上　翼註前由本体說到功用此則歸功用于本体總見至誠無息之意重聖人過非與天平說　按命以一元主宰言文以一心經緯言　吴因之天之爲天文之爲文人都指外說至所以字始說入内来不知子思引此以証至誠無息全不說到功用乃是道聖人天地之本體也只準準說天之所以爲天文之所以爲文便是

大哉章　按此章言人道須重尊德性節前三節爲下文脩德凝道起本洋洋起下尊德性優優起下道學問須從体道者心中目看出道體乃筆筆指点神理待字脉動明通章之脉俱動矣中二節結上、聖人起下君子末二節一詳脩凝之功一言脩凝之道效

大哉節　賽合註大哉是贊詞包下大小而言但不可露出只以大

小兼該發之表了凡曰聖人之道非狹隘不弘之謂道亦非空踈不密之道拓之六合并包者其体大歛之纖悉皆貫者其眞精數語可作印証

洋洋節兩　吳因之發育峻極是大概統體規模三千三百則統體中之逐項條件若把三千三百合做一塊就是發育峻極的道理

按發育二句可串可分串說則峻極即在發育上見分則發育即体物不遺意峻極言道功用之峻工極于天即察乎天地意優々是貫徹于發微深入于此隱意礼儀威儀便當道說若云道之所貫是此道与礼而二之矣不是　徐玄扈言洋々而不言優々只說得空殼子故言優々大哉正見道無一毫滲漏也何處不優々充足則何處不洋々流貫

侍其二節　按其人是德性之字　大學問精密的人双關上道之大小

説道脉原萬古不息只是有其人則道便從其人行耳自其運用處言曰行自其体聚處言曰凝〻聚也成也聚而不散言体備也成而不毁言堅固也

君子節　按首句是綱領見道之大者統而會之于一心不可徒泛騖而求之于外道之小者散而清之爲萬事亦不可徒冥悟而寂守于内也德性即我所受之正理學問皆吾當盡之實功尊之道之此交養互發之功也然存心致知之實何如吾心之体正自廣大而心所涵之理又甚精微也惟絶夫私意之蔽以究夫毫厘之辨則心自包乎物而理亦析之精矣吾心之体本自高明而心所處之事又宜中庸也惟去夫私欲之累以協夫權度之宜則心自超乎物而事復用其中矣至理明于心而素裕者故也而新又緣故而開由是于心思有涵泳之趣於義理有日新之益則温故既

非虛寂之守知新亦非創獲之奇矣心体吾事而有得者學也而禮即由學而生由是於習之熟者而益固其培養于嘉之会者而益勤其檢制則敦厚既非簡粢之流崇礼又非繁縟之節矣如此則心既立夫主敬存養之功而道之大者無不包矣知復極夫表裏精粗之致道之太小者無不貫矣道之待人後行者即待此尊德性道問學之人也

是故節　按此節是狀其德至而道行可上可下可治可亂無在不保其身即無處不行其道意居上尊指天子為下兼臣民言與容默俱指未在位者言明者哲之存哲者明之發明哲即脩德之謂打轉尊德性節保身即凝道之謂打轉居上不驕四句保身非保守禍福之謂言保護吾身而克善用其也不驕者以位育經曲之

之為設施不倍者以位育經曲之道爲憲章言興者關位育經曲之道於世默容者歛位育經曲之道于心如此便瀾大得旨

自用章　按非天子不敢制作所以今天下法制凜然有位無德尚不敢作況有德無位乎故雖德如孔子且不敢作曰吾從周也如如貫串通章方側重在賤不自專一邊方合爲下不倍之旨

自用節　按愚自用二句在天子口中平說子思引來只重在自專邊非聖人即是愚非天子即是賤生今反古兼愚賤在内言愚者非但不可自用賤者非但不可自專即復古之道而亦有所不可也　翼註道以制作言若道理固無今古若復古之道却又是義事

天子節　按天子以位言兼德與時在内非天子則權柄不由掌握如當世之礼度文而是固當是訓是行事安遂之順即或不是亦卑必敬必戒昭遵王之義文訓書名言彙之名也是專以聲言而

點畫在其中

天下節　按今天下三字提起言今之天下猶是文武之天下也今之禮度文猶是文武之禮度文也同軌是制度中一端軌不在車而在地蓋車以迹爲驗也同文兼形声言倫非人倫之倫乃親疏貴賤相接覈秩然之次第也

雖有節　按此節要抑揚重有德無位上要處礼樂二字包上礼度文下節又以一字括之曰礼此與下一節之意總在非天子節内但非天子節是總言此二節是分言耳

吾說節　困勉錄末二節斷宜從大全朱子嘗引存疑淺說分應自用自專反古說　按有宋存是存那礼非是說宋僅存今用之言斯礼涵濡已深四方所共戴昭布既久萬世所共由故言而民莫不

信行而民莫不從　爲吾從周者只是於人心所共信者信之於人心所共尊者尊之也只從時王上

三重節　體註此明居上不驕以本諸身作主首節是綱次節輕遞本身兩節言制作之盡善應三重句動而節言制作之宜民應寡過句末引詩結民過之寡必由本身之善見居上者以脩凝爲要

三重節　按有字最重此一字中已照下本身六事謙虛体物曲盡人情從小心敬畏中得來過是倍上之過如越禮敗度異文是也寡過重在君能寡臣民之過上不是臣民從之而寡過也

上焉節　張彥陵上兩個不信俱無民字無徵不尊只在己者無以取信於民　翼註上弗從是駭而不從下弗從是玩而弗從　困勉録此節反言德位時以起下文當補一句曰無時與位且不可況無德乎如此方完

本身節　按道字固指三重然須以制作之精神言本諸身當以德

性既尊學問既道入講徵諸庶民重我去徵驗他從與否是誠盡體物處　按無所不合者理也其不能一一皆合者天人各自有分也先後各一其時也故不謬不悖不疑不惑只論其理不當論其迹也

質諸節　按知天知人作推原看言君子之道其不疑鬼神一本於吾身之知天也其不惑後聖一本於吾身之知人也孰謂君子之道非本之身以徵諸庶民者乎知天知人正是本身處　蔡氏天即命人即性天下之理不外性命君子盡性至命於天人之理知之毫髮無遺故質之俟之自然渾合

動而節　張彥陵行是設施言是訓令上三句見王化不假限于時下二句見王化不限于地不必以當時後世分　翼註世世〻也只就本朝言之天下無後王後賢後民則準則也不是取為立言之

準亦是遵行意

在彼節　按無惡無射就我無可惡亦無可射言庶幾有期望意有徼惕意叠謂還也一時便得也應夙夜如此二字包上知天知人不謬不悖無疑不惑等譽字包上有望不厭法則等

仲尼章　按前言天道人道已備此以仲尼發之見中庸之道盡于仲尼首節已盡仲尼之大次節喻其大末節就天地而贊其大末一句此字兼承萬物四句來萬物二句是就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處分見其大小德二句是就其小無內其大無外處分見其大四句皆天地之所以為大無淺深

仲尼節　按首二句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堯舜言道而法在其中文武言法而道亦在其中憲是遵守章是表章律是法律言無分毫差忒也重衣曰襲蓋服之而不違也律襲非

有心只是妙理自相符以不律ゝ之以不襲ゝ之也註內外本末
內以心言外以事言外有本末內亦有本末本以事之大者言末
以事之小者言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此心遂事為之
主宰有是事則有是心故曰內亦有本末也

辟如節　賽合註持載覆幬各要兼分合看方含得並育不害意方
含得下小大意　冀註錯行代明只重錯代二字見不窮意不重
明行字假如題出日月句不可說聖心明並日月只是道理在聖
心如日月之往來耳不窮耳　吳因之此節喻處只輕ゝ過此
處持載覆幬內就含下並育不害意錯行代明內就含下並行不
悖意大德小德川流敦化及所以為大意皆在其中下節不過申
明此節非別有一種道理也

萬物節　吳因之講不害不悖須暗ゝ下川流意相關乃妙飛潛動

植總在天地間生育卻有一物即有一物之性命有一物自有一物之大和豈至混淆錯雜而至於相害四時日月總在天地間迭行卻運行接續之間各自有次舍各自有纏度不相紊亂不相乘逆何相悖之有在並育中自有一段不相害的妙處在並行中自有一段不相悖的妙處作文須活翻乃佳　蔡虛齋天地之德安有大小自其散殊處說則為小德自其翕聚處說則為大德川流是流其所敦〻化是敦其所流故大德小德可以分合說不可先後論　按小德川流自其理散在人物上說大德敦化自天命流行上說末句不要太泥所以字要看為字意不必講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俗言其所以為大之實也須得指點神情

至聖章

按此承上小德川流而言至聖之德充足有餘與天地之小德一般總是一氣說下由聖德說到發外由發外說到及人見

仲尼雖未為帝王而帝王配天之業未嘗不收于當体也

至聖節　是因之足以有臨緊跟着生知說蓋天下大矣四海民物衆矣若非天生上等之資欲假人力勉強者一、推照之便多運用不來了惟上天篤上聡明睿知他耳目心思運用處都非人所可測非惟人不可測雖至聖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神運鬼輸絶非尋常意見所以可及任天下之大四海之廣豈有遺于坐照之外故曰足以有臨　困勉録聰是吾心真聞明是吾心真見通微為睿藏往為知總是心之靈妙本体寛是廓然恢宏對窄狹看裕是綽然舒徐對急迫看溫煦然和厚對慘刻看柔帖然慈順對乗忤看發振奮而不廢弛強健然有堅有力剛是立處不屈毅是行處不間斷發對因循看強對委靡看剛對屈撓看毅對間斷看齊齊一無雜念莊嚴肅而不惰情中是不偏倚正是無邪曲文是大

段炳烺有文章理文中有條理脉絡密是理中細密不疎漏處察又密中綫〻分斷無疑似眩惑處生知之質與仁義禮知之德合言之揔是德故註云五者之德　按五個足以俱在心上說而未說到見事爲上

溥博節　張彥陵溥博淵泉緊承足以字不是又深一層即此至足者而究其量是何等溥博即此至足者而探其蘊是何等淵泉至時出處特是以時發見于外耳　困勉錄溥訓周偏是就裏面詳細處說謂充足而不欠缺博訓廣濶是就大概全體上說謂其弘大而不狹小淵訓靜深謂萬感俱寂朕兆莫窺泉訓有本是一源活潑停泓無盡此四字是說大德了其寔只是形容小德時出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匱無阻塞無窮盡而隨時變通之意亦在其中

如天節　按此以民之敬信說驗其時出之妙不是又深一層見如

動作威儀之類言如訓誥號令之類行如禮樂刑政之類此固民之敬信說見其當可不作欲說只是形容他時出之妙耳

是以節 按此節承上敬信說而極形之歸重配天上聲者註言德之所及盡指實德流動處言也章句舟車以下極言之是極言中國至蠻貊之地非又在中國蠻貊外也尊是崇其道親是親其光只在人心同然處見得如天以德之体段言配天以德之功用言

至誠章 困勉錄此承大德敦化而言。至誠徹內徹外。無非大德之之敦化。經綸句是大德之在外者。立本知化。是大德之在內者。按大經是道。大本是性。化育是命。無倚是不倚思勉意。肫肫節只申上節。以摹擬聖心。不是推原。亦不是深一層說。

至誠節 按爲能二字貫至化育句經是分疏條理綸是牽連相合總是有分以相接有恩以相愛之意大經所從出是爲天下之大

本立是植根牢固自然不被物欲搖奪也大本所從出者是爲天地之化育化育只是此誠聖人亦只是此誠假此精神往來而相視莫逆無感也其所出同也

肫肫節　按上文已暗含仁淵天等意至此始提出重在其仁其淵其天上肫肫等不過形容之詞至誠于五倫之間慈祥浹洽則經綸處即其仁至誠萬理中含本源澄徹則立本處即是其淵至誠心含太虛神通造化則知化處即是其天　語類問至聖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言其天其淵何也曰此意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其所以爲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之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是所以爲德故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莫不尊親爲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達天德不足以知之爲自

共裏面觀之則難也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体用言否曰作用也
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裡

苟不節　按此節不重知至誠上只重賛至誠之妙固訓実字見得
固聡明聖知即是至誠也聡明聖知即上章聡明睿知達天德即
上章仁義禮知之四德天德與聖聡明聖知對達字與固字対

衣錦章　按首節言德由於為己而知幾二節言謹独以著其功三
節言存養以見功之益密四節言化民以著其效五節言化民以
見效之愈遠愈神六節以賛不顯之妙一部中庸道理俱已在内
蓋首節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也此言道之在我者無不本之天
也此章求一天字要其所成也能成則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於
天者則我本於天〻俻于我無聲無臭之天即吾不顯之德而不
顯即在渾然未發之中也然聖人之所以為德之至者不過一敬

敬固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書以戒懼慎独為終始

衣錦節　按此是入德始事兩君子之道及日章不厭等切講得太高思其文之著句只是釋詩末說到下學君子身工只云文太著心馳于外炫而詩人思之為妄下文淡簡溫而不厭而文且理者是極具為己之心之收斂篤寔也淡只是庸言庸行意簡是寡詞而中貌質而意恭溫是和以處衆易以居心意不厭是有物有恒令人味之而弥旨也文是蘊德含章令人挹之而不盡也理是稱物平施权衡定而條理秩如也風是一身之風采風度三知字是知所先後之知要淺者君子有為己之心而又知遠風顯之由於近自微則將以忞其為己之功而審端用力之有在也故曰可以入德

潛雖節　按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独前此從下學轉

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此與下節正言爲己之學故潛雖伏矣二句即所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內即獨省即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己心此二句正言謹獨工夫不疚無惡不可作成功看　附末二句金作一念萌而理欲於此分未嘗有形聲之着也是君子之誠動而幾慮也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愈謹慎則愈篤實而豈浮夸者所可幾乎一事起而是非於此判不待夫迹象之昭也是君子之守義以方外也蓋己之所既已未有人終不知愈危惕則愈切近而豈高遠者所可及乎

相在節　按上節謹獨雖無言動之迹而猶有言動之幾此節不言而信二句是主敬之全体兼動靜而言晚村所謂指盡頭處言者是也非指靜時言也　附尤作天人緣意而分慎其將分而持之豈未分而遂爲謹持所不到之地乎意不必形而心已先在是

是將分之緒已蓄於未分之時則此際之所以持之者不得稍節于安樂無附意而啓然謹于事之所啓而豫爲之防獨不可謹于意之所啓以豫爲之防乎心雖未形而意非無托從方啓之幾微驗夫未啓之候則此際之所以養之者不得稍閒其間

奏假節二　奚因之此二節固不可謂直敘成德全無工夫亦不可謂敬信以上有別樣工夫只當云由此敬信而漸熟之以至成德之域則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矣由此而漸化之以至於妙不容言之地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因勉錄此二節總承上謹獨存養章來功夫進一層則德進一層德進一層則效亦進一層不賞民勸不怒民威非有中和之德者不能但猶未到中和之極處只是國治事篤恭而天下平則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也　附胡思泉末句文君子自內省之誠積而入于神明之域馴敬畏信之念

退而藏於淵默之中惕厲固所不存齋戒亦所不事矜持固所不作而既棄亦所不知天命人心渾為一機而無思無為者忘于己若武若翼者忘於天脩身立命之原誠有鬼神不得而祈其幾者矣天德王道融為一原而冲穆無朕者不為無日出萬幾者不為有欽天勤民之本蓋有造化不得而泄其秘者矣　又後二比陶鎔於禮樂之中而其相揖讓也非為名分相歌詠也非為性情熙熙然各適於聖人之性而莫之知也漸摩于刑政之外而其為善良也非出于感悟無頗僻也不待於激昂陶陶然相遇于聖人之天而莫之識也君無可揖之迹民無可歸之功朝無頌聖之臣野無歌德之倡此之謂中和此之謂位育

予懷節　按此節語氣理解最難体認今融會諸說附誌全節大意於後承上言君子以為己之心用慎独存養之功以至德之不顯

如此此非盡乎人而達乎天者歟然則何以言其不顯也吾于是而思更皇矣之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似有得於不顯之之意矣然由孔子平日之言觀之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曷不并其不大者而無之也乎吾于是而思蒸民之詩：曰德猶如毛似有得於不顯之意矣然毛猶有倫可比即有形象可指曷不并其如毛者而無之也乎是二詩者第可以言不顯而未可言不顯之至也為其未達乎天也吾於是而思文王之詩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夫載是發育萬物者就此發育萬物中而有無聲無臭之妙則是天之所以為天者退藏之密渾然無心玄德之運坦然無為以是而形容不顯之德豈若皇矣之猶滯于聲色烝民之未離乎倫類也哉信乎其為至矣然則溯天命之初則繼善成性移乎無聲臭之可言者此不顯所自來也君子於以觀其始推下學

之盡則德盛化神依然非聲臭之所及者此不顧所自合也君子以要其終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其合一無間如此　　困勉錄無聲無臭一語不可涉杳冥昏默虛無寂滅話頭無聲無臭即在有物有則上見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也又不可依饒氏專以此爲未發之中天命之性蓋論無聲無臭則已發之和率性之道皆是無聲臭的程氏謂始言一理末復合爲一理若耑指爲天命之性者蓋是言此句中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合而爲一非謂此句專言天命之性而不兼率性之道也

中庸全解

中庸係明道之書而道原於天故首章從天說到人而盡人可合天故末章從人歸到天此全部中庸起來也其次章即接仲尼曰三字見中庸之道惟仲尼能全之而仲尼之能全體乎中庸者不過一時而仲尼之時本乎一敬故下緊接小人無忌憚句無忌憚則不敬之至矣但此中庸之道不特小人反之即衆人亦鮮能之如知愚賢不肖皆衆人也皆有過不及而能者鮮矣然則道終不可行乎必如舜之大知而後道可行也道終不可明乎必如回之能仁而後道可明也其貫乎仁知中者又有勇惟勇如君子乃能以德義之剛勝乎習俗之染此非聖者安能仁知勇之兼盡哉故中庸之道民鮮能而唯聖能之也此中庸第一支也然何以体道者不可無知仁勇之德也以道固費而隱也夫婦之愚不肖不在道外而天地聖人不能盡道鳶飛魚躍亦各載一道體道者將求之遠乎非也道不外於子臣

弟友奚待遠求道不外於現在所居之位功在反己而位之中又有遠邇高卑之別知所自以循其序鬼神體物故兼費隱而包大小大孝格天自膺大命而集多福以至文之無憂武之纘緒周之成德武周之達孝俱古今不常有之事而皆由庸行以極其至則道之費可知而君子之於道誠不可須臾離矣惟孔子以時中之聖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其論政也揭其要於人存而人存全在脩身知天知人事親脩身之要務也入德成德行道脩身之全功也而擇執以求誠入脩身立政之根本處也此中庸第二支也顧誠有天人之別而天道人道大約始分而終合其盡性而參天地者固天道之極至矣即致曲而馴致於化者豈終異于至誠乎其前知而識如神者固天道之自然矣即未誠而已物兼核者亦豈終讓于至誠乎其無息而與

天合德者固天道之從容而中者矣即脩凝之君子亦豈不可以盡
小大之道而以不驕不倍者富明哲保身之譽于此天道人道所以
始分而終合也而盡人之道為下不倍宜服礼樂于時王盡人之道
居上不驕自有三重以寡過此皆中庸之道也而仲尼之祖述憲章
上律下襲獨合天道人道以集其成然則仲尼其天下之至聖于天
下之至誠于其小德之川流者以生知而備四德時出而不窮也其
大德之敦化者盡倫性而至於命非聖不能知也中庸之道其在我
仲尼于此中庸第三支也而學者又不可騖高遠而忘切近之功惟
由下學立心之始以馴致乎上達合天之妙則千聖之緒績之自我
而天命之性亦全之自我矣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今天下競言道矣其道蟠乎天際寸地散著於萬物脩之者聖人體之者君子而原所由來根於性本於天言道不言性無以知道言道不言教亦無以知道試舉性道教而申言之性非外爍天命之謂道非假合率性之謂教非強合脩道之謂然則天者道所從出教者道所由全也則曷不思夫道也者人不能須臾而離五倫五事而謂能須臾離道乎如其可須臾離必外合而非道可也君子知吾之性原通天地萬物而一之其合動靜而交致其功也則由覩聞以至不覩聞無時而不戒慎恐懼焉然有不覩聞之時即有由不覩聞而方覩聞之時是獨也人以爲隱也微也而君子尤必兢兢乎慎之者何哉誠以見莫見於此顯莫顯於此故於此尤慎之而戒慎恐惧之功因之益密而道乃不離於須臾也夫君子之不離道於須臾者亦以道

本不離於吾之性情耳今試以喜怒哀樂驗之未發而不偏不倚則中也既發而無過不及則和也中也者天下仁義禮智之理所由出非大本而何和也者天下仁義禮智之用所由行非達道而何但本自大本而吾小之道自達而吾塞之惟其不能致中和故也不致則不能全天地萬物之理於一己而天地何自位萬物何自育若用戒懼慎獨之功以至於積累純熟則天地之所以立心者在我而天地位焉萬物之所以立命者在我而萬物育焉至此則天命之性已全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君子中庸章

體道之量極於位育中和而道術之分判於君子小人故仲尼雖不言中和而言中庸然中和者人之性情中庸者人之德行一而已矣

故君子無他惟靜焉不偏不倚動焉無過不及無少戲而已小人無他靜焉有偏有倚動焉無過不及不能體此中庸而已而君子之所以能體乎中庸者何也既有君子之德而其應事也又能常存敬畏之心智以知之仁以體之勇以強之隨時變易以達乎中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何也平時既有小人之心而其應事也挾智任術或顯與中庸悖或隱與中庸違智不足以知之仁不足以體之勇不足以強之遂成為無忌憚而已此君子小人寔為學術之分途而所爭祗在此心之敬肆而已

中庸其至章

其反乎中庸者無論矣又有知愚賢不肖之人似勝於無忌憚之小人而寔外乎中庸者昔夫子常言之曰凡天下之可加損者俱非其至若夫中庸賢知增不毫不得愚不肖減一毫不得其至矣乎但世

教久衰民不興行鮮能此中庸也已非一日可慨也夫

道之不行也章

夫能之者謂其能明之而行之也而明與行常相因子曰道之不行也非不能行者之咎也吾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非不能明者之咎也吾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而知愚賢不肖之有過不及者何哉此知愚賢不肖之人即莫不飲食之人飲食中有味而知味者寔鮮蓋由不察故也不察則不能知味不知味則有過不及而道之不明不行也又何怪焉

道其不行章

由不能明道故不能行道而道實不可不行也夫子慨之曰道其不行矣夫蓋為智者愚者嘆

舜其大知章

然則何如而後道可行哉必得大知者而後道可行也大知者不自用其知而能合天下之知以為用者也昔子思嘗言之曰舜其大知也歟其不同於知愚之有過不及也于是問察隱揚而執兩其不同於賢不肖之過不及也於是由執兩而得中而即以其中用之於民舜之為知如斯其斯以為舜乎以舜之大知而未過如斯知者何必求之過以舜之大知而必如斯愚者何容不及知之無過不及此道之所以無不行也

人皆曰予知章

由不能行道故不能明道而寔無不可明也其不能明也皆予知者自誤之耳夫子有慨於予知者既自罹于禍患而莫知設以其人而度理亦未嘗不自謂予知然人必能擇而後能守能守而後擇者愈精假予知者亦曾從事于擇而守不滿期月則既無料事之明又何望其析理之精而擇而守之也哉

回之爲人章

然則如何而後道可明哉夫中庸之道本于天根于性而散見於事物故明之者必始以能擇繼以能守夫子深有取于回之爲人也曰回也稟姿純粹而又察識無遺其於中庸也鉅細精粗是非疑似剖析于毫厘于是而擇之精者善亦出焉隨擇隨得隨守不以一善而道亦不以暫得而忽則拳拳服膺守之而勿失而道乃由此行矣道行而益無不明矣

天下國家章

有舜之知而道行有回之仁而道明豈于中庸之無不可能矣而卒有不能者爲其無勇焉以貫于仁知中也夫欲能是中庸也而可無勇哉如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三者似難而苟非合乎中庸猶可能

也若夫中庸其權衡至平準循至當義不精不可能仁不熟不可能而有一毫人欲之私亦不可能彼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者無論矣詞寸其似易而寔難也

子路問強章

夫中庸之道非勇無以要仁知之終而勇之根乎義理何如昔夫子嘗以子路之問強而告之曰強之名同而強之実則异而之所問是南方之強抑北方之強與抑而之強與南方之強以柔克剛也者君子居之北方之強寧剛無柔者也強者居之二者吾不願尔效之也若君子則有異時而與人同則謂之和和則易流而君子不流強哉矯時而與人异則謂之中立中立易倚而君子不倚強哉矯國有道而達達則易變其塞時之素而君子不変強哉矯國無道而窮窮則易變其平生之志節而君子不變強哉矯此真能擇乎人己窮達之

闇得中庸之道而守之者也君子之強莫大于此吾願而效之也

索隱行怪章

有勇以責于仁知至此則民鮮能者無不可能矣然而能之者其誰賢知之過者以索隱行怪而不能是為所不當為也愚不肖之不及者以廢於半塗而不能是已所不當已也惟君子者為所當為于中庸之道知之既盡行之既熟若身與之依者而何索隱行怪為哉由是遯世則不見知知矣而君子之不悔者仍知其所當知行其所當行而不已焉又寧有半塗之廢哉是皆其知之盡仁之至兼以勇而不息夫是以能之也非聖者而能若是于然聖者之能由知仁勇而全而知仁勇之德為天下之達德毋謂聖毋之所能必非民之所能也人亦以三達德為入道之門可已

費隱章

夫中庸之道非聖不能得得毋謂道之隱而難能者乎然君子之道
之隱非索隱之隱蓋費而隱也理則實而無妄化則流而不窮此其
爲道之費乎然費而不滯於見聞之迹則仍不可見而隱矣今以其
費者言之夫婦中之愚不肖者不在道外即聖人之於道凡知行之
所不及者亦偶有不知不能焉推而至于天地其化育之功大矣人
之有憾即無損於其大而天地之不能盡道可知則道何費也今以
聖人天地之不能盡道而爲之語其大則載者與所載者皆道也安
得而載之今以夫婦之與知與能而爲之語其小則破者與所破者
皆道也安得而破之吾觀於莫載莫破之道而得察者机焉不見夫
鳶之飛魚之躍于詩之言如此何也蓋言上下之間無虛空之境隨
吾之耳聞目見無往而非道所察也然則道無始亦無終也亦何從
測其端要其至哉然就其莫破者言之夫婦可以与知能道不於此

造物于自其莫載者言之有感之天地不能離道而独全道不察於天地于而聖人可知矣体道之君子以戒慎独之功馴致夫中位育之效則道之不可離者乃具不離于須臾矣

道不遠人章

天下無不貫之道而亦無遠人之道請進而觀子之言道不遠人者道為人所同具知則易知能則易能言人而道即屬焉又何遠人之有彼為道者每求之於所難知難能此不可以為道矣今以脩道之教言之即伐柯之則之不遠者不可以擬道何也柯之則有彼此人之則無彼此也故君子治人非分吾所有者治之亦非以他人所能者強而治之亦不過令人各肯其能而止人各還其本然之分君子亦不復治之此可以知道之不遠于人矣以体道之心言之忠恕有渾然大公之心夫大公者道也勉強以求盡乎忠恕即未能全体乎

道而其違道也不遠矣能求忠於恕己不遠也己所不願亦不遠也即以己所不願者勿施於人則能恕而忠己具忠恕具而道已不違此益可知道之不遠於人矣更以倫道之君子言之道之大要有四子臣弟友丘未能一焉丘之所不能皆君子之所已能者也以子臣弟友而體之於躬則為庸德君子必行焉以踐其實以子臣弟友矢之於口則為庸言君子必謹焉以律其可且時見行之有所不足而必勉時見言之失于有餘而益謹此皆其心之不敢者為之也愈行而愈見不足愈謹而愈見有足餘則是君子不敢妄為言也必慥慥以顧其行君子不敢懈于行也必慥慥以顧其言言行相顧豈不慥慥篤實而有光輝之美乎而又何索隱行怪為也觀此而道之不遠於人益見矣

君子素其位章

道不外於子臣弟友而子臣弟友又各有所處之位行其位之所當行則盡道而能自得矣然自得之由在反求誠以立乎位之中者身也惟君子有一位必行爲以盡位中之道而無一念及于其外爲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位不同而君子一一行其所當行爲由此推之君子能盡位中之道雖惕厲憂勤亦何入而不自得乎而更以其不願外者言之在上位而陵下在下位而援上即願外也君子則不陵不援惟正其在上在下之己而不求于人故無怨于上下之人由是而知君子之心上而事事聽之於天則不怨天下而事事無求於人則不尤人此君子不願外之寔也夫天下位之所當行者易也位所不當行者險也君子素位而行即君子之居易也素位而不願外即君子之居易以俟命也豈若願外之小人也行險以徼倖哉夫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而孔子之論君子也亦曰射有似乎君子夫

射者止求於身之中是即所謂素位也不求之身以外是即所謂不願外也觀於子言可知有位即有行有行即有得失隨在反求而合當其道此素位之君子所由無入而不自得也夫

辟如行遠章

夫体道者貴素位而行而位之中又有遠近高卑之不仝故進道之君子其脩爲之有序辟如行遠登高之必自卑自邇爲若是者吾盖于夫子贊常棣之詩而得其意矣詩言妻子兄弟非卑近也于言父母非高遠也然事行于此而效應於彼此即有自近自卑之意也進道之君子卑近無定高遠亦無定而其自近自卑者非無定也可徒鶩於高遠而不循其序乎哉

鬼神之爲德章

進道者貴循其序而體道者恃此實心試以鬼神觀之自太極生兩

儀而陰陽之氣行為鬼神者氣之靈也則夫鬼神之為鬼神也無地不有無時不然其盛矣乎何以見其盛也鬼神無形故視之而不見鬼神無聲故聽之而不聞然無形而天下之形皆其形無聲而天下之聲皆其聲蓋盈天地間皆物也物有始而物不能自為始皆神為之作長物有終而物不能自為終悉鬼為之歛藏且神体乎物之始而有始者必有終神体乎物故不能遺鬼〻体乎物之終而有終者先有始鬼体乎物故不能遺神鬼神之盛何如哉請証之祭祀之鬼神夫天下之人衆矣胡為而内必齋明外必盛服在上在左右流動充滿洋〻乎覺隨在皆鬼神也惟鬼神有以使之耳此可以知鬼神之体物不遺矣更以抑詩証之其曰格思是体物也若可度思即有可遺矣格思而不可度是其体物之不遺也終之曰矧可射思亦惟鬼神体物為能使之不可射也観于此而鬼神之体物不益信哉夫

不見不聞鬼神微矣而體物不遺抑又顯甚此非微自微而顯自顯
也亦非微者終于微而不能顯也其不見不聞者即其所以體物者也
是微之顯也顯則不可掩矣其顯而不可掩如此何也凡物之虛而
無實者則亦終于微而不得顯若鬼神之迹雖虛而其理則實當其
合也實理之通故氣與之俱合而其其始為不可掩當其散也實理
之復故氣与之俱散而其終為不可揜然則鬼神誠体物誠體鬼神鬼
神為造化之迹鬼神即道也而鬼神以誠為之樞則道不能離誠也
以誠體道而道真不離于須㬰矣

舜其大孝章

能誠即能盡道故大孝可以格天昔夫子嘗言之曰孝之分量無窮
惟舜之孝其大也欣德為聖人顯親之貴大也尊為天子榮親之貴
大也富有四海養親之實大也宗廟饗而子孫保光親之前而裕親

之後者大也夫舜之大孝以德福之蕉隆而著而舜之福實由德所之
德致之蓋孝庸德也大孝即大德也舜有大德則福自集祿位名壽
舜豈僥倖而得之哉此可以知天意矣惟天之德生物因材而篤故栽
者必培与不傾同覆舜之獲福即天因材之篤也何不更證之成周
之天周有嘉樂之君子以令德而宜民人即以令德而受天之祿保
佑乃躬用集大命福亦隆矣而又申之為保為佑為命爰及子孫億
萬年斯是受之者君子而因之者天也而又何疑于大德之舜克受
天命而尊富饗保之蕉隆哉夫極生人難致之福皆由庸行致之此
道之所以貴也

無憂章

大舜而下能盡中庸之道者其在我周父子兄弟之間乎文之無憂
以父賢子聖作述蕉隆也時可無為而無為此文王盡道之道也武

之纘緒非爲有天下也然有天下而顯名不失尊富饗保一一開前人所未有可以征伐而征伐此武王盡道之寔也周公之成德追王上祀比尊親之德也至以孝治天下祭禮及于諸侯大夫士庶而喪禮亦通上下以定其制此錫類之德也周公時可以制作而制作此周公盡道之寔也中庸之道非在我周父子兄弟間哉

達孝章

夫纘緒成德武周之孝乃天下人所共稱之孝無一人非議之者也武王周公其孝之達于夫孝者因時起事而不拘于衆賢之迹達權通變而務即乎人心之安故先人有志與事武周則善繼而善述焉觀之春秋脩祖廟以思其居處陳宗器以思其手澤設裳衣以思其笑語薦時食以思其嗜好此皆繼述之通于上下者也斯時也宗廟

之中同姓則有班立之禮所以序昭穆也昭取昭明之義穆取幽穆之義祖宗之昭穆以先後為班子孫之昭穆以前後為班有以序其前後之班而子孫之世次秩如矣異姓則以爵序者所以辨貴中之賤也同異姓則序事所以辨其賢而各當其長也祭將畢而有旅酬之禮必使子弟之在下者為其父兄之在上者勸飲所以使賤者亦得有事於宗廟此幼幼之意也祭畢而燕於昭穆中辨其毛髮之色以定位坐之次者所以崇高年禮眉壽此老老之意也礼文既備禮意兼明其行於宗廟者如此凡皆繼述之善也故其位其禮其樂雖不同於先王然先王在今日亦必有其志而行其事則武周之所踐所行所奏者亦即其位其礼其樂而已凡若此者誠以祖宗為其所尊子孫臣庶為其所親愛武周尊之愛之是殆事死亡如生存矣非孝之至而何夫孝之至即孝之所以達也推之而有郊社之礼非其文也身為民物之主天地生成乎民物不可無以報之所以祀上帝

以答生成之恩也此即武周所以繼天地之志而述天地之事也宗廟之禮亦非具文也我先王自后稷開基以來所以勤勞王家愛養斯民者創業垂統無所不至然不可不有禮以事之所以祀其先以盡事死事存之礼也夫周之先有社而無郊有嘗而無禘至有天下而兼行之此其礼制弘深實有父天母地尊祖敬宗之至意特患無明之者耳誠明乎郊社之礼其心一仁人享帝之心也明乎禘嘗之義其心一孝子事親之心也有仁孝之心致一本而睦九族民吾胞而物吾與其于治國何有哉此孝之至者無所不用其孝而天下後世通稱之歟

哀公問政章

孝至通乎治國而治國之要莫備于夫子之告哀公者其告公曰公

問政不必遠稽也在法祖而已昔文武之政以關睢麟趾之意為周官立政之原其時賛襄者周左右故法制盡善其布在方冊者至今猶可考也但立政必視乎人若以今日而有文武之君臣則其人存矣人存而政自舉矣否則人亡政熄方策雖存亦何補哉夫舉政之必賴乎人存者何也人之為道也敏夫政猶地之為道也敏夫樹而又非泛猶夫樹而已本朝之制作最為精詳一遇其人不俄傾而奏事功猶夫樹之有蒲盧而已惟人道敏政故為君者欲舉文武之政在得賢人而任之得其人政自無不舉也然人之取也視乎身其身為何如身則其人為何如人脩身亟矣身何以脩惟範身於道則倫物各得其宜而身脩矣而脩道又何以惟以仁貫乎道而肫然肖真意之周流則道脩矣此所以人存而政舉也然仁無他即具此生理而有制但揔愛之人也而仁以親親為大凡道中倫類皆自此推也而可無以輔之乎故仁之裁制為義而義無他即此分別事理而各

得其宜者也而義以尊賢為大蓋賢者親〻之宜賴以講明凡道中施用由此通也有仁義即有禮禮者天理也尊親之有等殺於其節文即礼之所發見昭著也合而觀之為政在人則取人以身君子之脩身非自若也蓋有欲不脩不可者也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仁以親〻為大故思脩身而必事親者非事親之先于脩身也脩身而不事親不可也欲盡親〻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思事親而必知人者非知人之先于事親也事親而不知人不可也親〻之殺尊賢之等皆屬天德之當然不知天惟任情識意見而取舍之極已亂自無以得人之賢而尊之矣又何以得親〻之殺而親之乎故思知人以為事親之本而不能知天不可也由知天以知人事親則脩道以脩身而其要備矣但脩身以道而道之達者非一端其日有五脩道以仁而仁不足以盡之也所以行此達道者有三五者維何人有身便有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此固智愚所同古今莫越也五者非謂達道而何知此為之知体此為之仁強此為之勇三者根于性命于天雖當陷溺之後亦偶有發見之時謂非達德而何而達德之所以行達道者知為实知仁為實仁勇為實勇則一而已矣然達道無不同而氣稟則有異以知而言最高為生知次為學知最下則困知是也及其于達道知之既徹則一也以行而言最上為安行次則利行最下則勉行是也及其於達道行之熟而功成則一也于此而困勉者入德之功可舉矣知以知此道者也愚者不學學亦不好是益其愚而與知遠矣好學則有以去其內蔽而與知近仁以体此道者也自私者不行行亦不力是縱其私而與仁遠矣力行則有以去其內匿而與仁近勇則始終乎達道者也懦者非無耻而不知恥是縱其怠弛而與勇遠矣知耻則委靡振而果斷發則與勇近斯三者特患困勉者

未之知耳誠知之而寔從事於好學力行知恥則知仁勇三者由近以幾於一而所以脩身者可知矣至脩身以端取人立政之本則所以治人與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亦一知而無不知焉以其分殊而理一也傾天下國家之治有経而経則有九治本於身而成於賢故身宜脩而賢宜尊治始齊家故親宜親由家以及朝廷故大臣宜敬羣臣宜体由朝廷以及國故庶民宜子百工宜來由國以及天下故遠人宜柔諸侯宜懷有治天下國家之責而不行此九経吾見君身有違道而不足為人取法也而且理則惑親則怨事則迷士不盡職百姓缺望貨物少而不足用遠人二心商賈遠去天下諸侯莫為擁護而在諸侯下者既不懷其德誰復畏其威哉若行此九経則效可立覩耳故能於脩身勸賢親〻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者一一各盡其事則九経可行矣而九経之所以行有方策所

不及傳而責乎經之中立乎經之先統乎經之後者是則一而已矣達德之所以行達道者此也九經之所行乎天下國家亦此也誠能擇善固執以豫此一則德脩道行政舉而凡事立反是則廢凡言此而為言措此而為事行此而為行貫乎言事行而為道未有不跲不困不疚不窮者如是而可不前定以豫此誠一哉若其可不豫則是治民獲上信友順親俱可無道以為之豫矣而在下位者能之乎在下位猶然況有天下國家之責如君身乎甚矣誠之不可不豫也誠不可不豫而身之誠也則有天道人道之別故大理之真者自天命之始而已然其通非由後起亦不假強為而在人之天不異在天之天也誠者天之道也然天下無不誠之天容有不誠之人則夫用力以誠之者非生人可謝之責亦猶鳶躍魚之自率其飛躍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其自然而全此天道之人則為誠者誠者不思不勉而得為

中焉是以行言反身而皆誠者亦從心而不踰矩也以知而言窮神而知化者其聰明可以作則也從容中道之聖人也若夫盡人道以誠之者以其未能不思不勉也善則必待于擇執則必要於固精以別事理以求天命之原執以存天理而却人欲之雜此明善誠身之實功也分擧擇執之目言之擇之先以學：則務博聞見廣而聡明擴也因學而得所疑則可問、必要于審我不蓄其疑人自竭其誠也因問而發其端則可思：必要於愼物各止其所而思不出其位也因思而有所得則可辨、必要於明對觀則是疑似悉判正叅則是非立見也如是則善無不擇可得之行矣而行必要于篤實体之身心性命之間日用倫常之地闇然而日章者自篤實而光輝也此學利之士所爲明善以誠身也而困勉者則何如凡學問思辨行必求其能焉知焉得焉明焉篤焉而後已故學利之人以廿一與百十

而能知能行者吾以百與千當之志之所至功即赴之此道也是去蔽、起惰之道也若困勉者果能寔〻從事於此無退縮無踈謝無始勤而終怠無論磨垢可以見明也即此不踈於愚者即其明也則雖愚必明矣無論振惰可以起強也即此不安於柔者即其強也則雖柔必強矣夫明即知強即仁而勇在其中矣所謂知之一成功一者此也由是達德全達道行脩身以舉政而治天下國家裕如矣文武之政又何難復見也哉

自誠明章

夫子所云天道人道者非判然不相合也天命之謂性而全乎所性之理則亦謂之性也脩道之謂教而由教以復其性則亦謂之教也故不欺之謂誠不蔽之謂明就其於所性之理實有之已而仁義禮智洞然無一不知者謂性就其於所性之理一一其徹而仁義礼智

智無一不有諸己者謂之教夫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誠也誠爲而仁義礼智充然具足反身皆誠則無事求明而明之事已居其全矣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明也明爲而仁義禮智因端見委一一洞徹則由是而求誠而誠之事已過其半矣故天道人道所由始分而終合也夫

惟天下至誠章

其全倫乎天道者惟天下至誠而已夫誠者天地以之爲性而所化以化育人物以成位乎上下者也至誠而既与天地合其德吾見知覺開天下之先明哲作天下之則于所性之理知之無不盡也反身而有皆倫之樂從心而有不踰之矩於所性之理行之無不盡也夫吾性之理與人物同稟於天地至能盡其性則以誠之理教養斯人而人性盡矣至盡己性以盡人性則以誠之理裁制萬物而且使盡

性之人各為物盡其性而物性亦盡矣既至誠與人物同受化育於天地而人物則更受化育於至誠則天地化育即偶有遺憾而至誠自能裁成輔相以贊之矣至可以贊之即可以參之而成位乎其中與與成位乎上下者殆缺一不可矣此盡性之能事極不越一誠之所為也

其次致曲章

天下不皆至誠下此而為學利為困勉皆其次也其次雖不能如至誠之盡性然有仁義禮智之性其善端所發見務由此以推之於彼由一端以詣其極而致之以復其初爲如是則身心之內實全於吾性之德而有誠矣誠則積中形外不由表暴也由誠而形其端引而日長其機鼓而畢達則著矣由誠而至於著則暢於四肢煥于事業而明矣此則誠之驗於己者然也由己及物則一誠之顯煠可以感

通乎物而動矣動則物當革舊生新而變矣至於善則由勉強而自然遷善不知而化矣夫化者至誠盡人性盡物性之妙用而其次亦然則其誠之及物與至誠同一功用焉矣

至誠之道章

前言誠則明人亦患誠之未至耳若夫至誠中無私偽其心至虛至靈有不恃術數而其道可以前知者為知國家將興必先有禎祥之兆將亡必先有妖孽之兆或見夫蓍龜而有言出在蓍龜不自知也道非罷不顯而象數之間若有鼓其機而不自[illegible]己者焉或動乎四体而有得失在四体不自知也夫非人不因而周旋之際若有觸其衷而不能自秘者焉凡此皆禍福先見之機也惟至誠於福之將至而為善也必先知而迎之於禍之將至而為不善也必先知而禳之則是操禍福之權者神也灼禍福之將至者至誠也机未著則至誠與

鬼神同一寂然不動之体既著則至誠與鬼神同一感而遂通之妙也至誠與鬼神豈有二哉此自誠而明者所以為天道也

誠者自成章

至誠之前知與神爲一而誠非高遠而不切於人者也夫誠者天地以之立心人物即以之立命蓋所以自成也誠爲天命之性實而循之即爲率性之道故道非可諉即人之所當自道也何以見誠爲自成道爲自道耶稽之性而皆實即體乎物而不遺物之終始皆誠爲之也夫在天爲實理而不可易即在人爲實心而不容已苟人心一有不實則君臣父子俱爲虛位耳目手足皆爲虛器而無物矣故自道以自成之君子必靜而涵養動而省察以誠之是完天地萬物之理於一己而有以自成即有以自道也然天命流行物與無妄誠之具乎己者即凡物之所同得是所爲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其所以

盡己之性者即其所以盡人物之性者也其以明其然也以成己言之就一己之誠以誠身之不誠所謂克己爲仁天理昭融而無不全矣非仁而何以誠物言之是以我之不誠誠彼之不誠所謂智周萬物因物成就而明無不燭矣非知而何仁所以成己知所以成物而仁知非以餘也是吾性之德合內外而爲一之道也故君子特患不誠耳誠則仁知具而內外合體之立而用以行時而措之未有得於己而失於物者也得必俱得成不獨成職是故耳乃知誠爲天道而由自道以馴致乎誠者亦天道之不容自己者也是以君子誠之爲貴

故至誠無息章

至誠盡性而與天地參其仁一天之仁矣至誠前知而識如神其知一天之知矣而其勇亦未嘗不與天合故至誠者其心無一毫虛假純是天理流行而時無止息也不息則由淺而見其久爲久則

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自然驗之於外而不可掩焉夫至於微則天德既修王道四達其功業之昭著吾見發之以從容而振厲非所尚期之以必世而旦暮非所知則悠遠矣悠遠則澤之以汪濊而要荒皆樂土與之以漸靡而日用皆徧德則博厚矣博厚則示之以首出而制作靡不尊隆之以作覩而文明無不著則高明矣吾于是知至誠及物之用矣物生必渙必有以萃之是所賴于載也而至誠之博厚有以萃其渙焉非即所以載物乎物生必蒙必有以臨之是所賴於覆也而至誠之高明有以臨其蒙焉非即所以覆物乎物生必稺必有以壯之是所賴於成也而至誠之悠久有以壯其稺焉非即所以成物乎夫博厚有以載物則配地矣高明有以覆物則配天矣博厚高明而極於悠久則不可以初終計亦未嘗以新故殊并不必言配天地也但見其無疆而已夫功業之盛如此豈有所勉而然哉不事

粉飾表暴而自章焉此所以能配地也不事鼓舞運用而自變焉此所以能配天也不事安排造作而成焉此所以能配天地之無疆也至誠既配天地吾即以天地言之天地之道大矣要之可一言盡之天得一以清故陰陽代嬗不過一元之終始地得一以寧故剛柔之迭運不過一理之常貞無極之真曾有一之或妄乎二五之精曾有一之或雜乎其爲物不貳如此正所謂誠也可一言盡者也夫理寔而不虛斯氣流而不息体一而不雜則化行而不窮如是而天地之所以生物者孰得而測之耶然天地之所以生物不測者何哉天地之道惟其誠一而不二故以地言之直方之德恢之益大遠近阻深靡不届焉何其博歟含宏之德累之益增剛柔燥濕蔑弗凝焉何其厚歟以天言之中正之德不期而獨尊無階可升何其高歟元亨之德不言而有耀容光必照何其明歟以天地言之博厚高明皆不加

舒而今不加促何其倏欻前者無窮後者無極何其必欲此皆其不貳之所微也所微之藏如此則其生物之不測可知矣今夫天不就其無窮者言之彼昭昭者亦天也及其無窮日月星辰繫焉則萬物之覆不待言矣今夫地不就其廣厚者言之即撮土亦地也及其廣厚華嶽何海皆受載受根而萬物之載不待言矣惟天地之生物不測故即天地所生之物如山水者亦各有所生以成其不測而天地之生物益見焉若此者何莫非不貳之所致哉見于此而知至誠天地之一矣詩云維天之命之主宰乎氣化者於穆不已此何言哉蓋曰高明工覆者天而此不已者是則其所以為天也又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何言哉蓋曰文謨丕著者文而其純一不雜者是則所以為文也夫詩以不已言天而於文則言純非以不已者為天之所獨也今夫天之所以不已者何哉亦曰純而已矣聖人之德

純乎天理不雜人欲則天道常運而不已是天固不已文亦不已也夫純即至誠也不已即無息也觀於詩言而至誠之無息其不斷勇而裕如者益信

大哉聖人之道章

子思復申言道之費見修德凝道之功不可不全也因言曰凡天下之狹隘不宏者不可云大即空疎不密者亦不可云大也大哉其惟聖人之道乎拓之六合并包者其体宏歛之纖悉皆貫者其真精以其大者言之洋洋乎流動充滿合萬有不齊之物皆道所生吾見其體物而不遺也由是天壤間皆物則皆道之所彌淪布濩也其功用之峻且上極于天矣其大莫載如此以其小者言之貫徹乎幾微深入乎幽隱優優乎完密周悉何其大哉如人倫日用間經常不易之禮儀即道也而多至于三百其中周旋進退之威儀即道也而多至

於三千其小莫破如此道之大焉可一日不行哉雖然不能無待道至宏大精密必其於道之大者有以体之而無遺亦於道之小者有以察之而無不盡是則其人也有其人則發育峻極三百三千之道賴之以行矣何也其人固至德也洋洋優優之道固至道也有至德之人胸懷宏闊足以會道之大識見精察足以見道之小而道自此凝焉不然其何能凝乎不凝其何以行乎故君子之有志於聖人者有德性之功焉知道無外我亦有無外之德性稟稟乎以不敢棄不敢褻者尊之以全吾德性也道無間我亦有無間之學問孜孜乎其資之人而體之已者道之所以盡乎學問也然尊道之功又豈一端而已今夫德性之廣大學問之精微而相輔也吾致之而不使一毫私或蔽盡之而無一理不晰則精微者非馳也廣大者非虛也德性之高明學問之中庸兩相資也極之則欲不累而道乎上達道之則事皆實而

全乎下學則中庸者非陋而高明者非荒也至德之已知者為故溫之而尋味往復故者其不昧乎又非尚守夫故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新日知也則故益明德性之已能者本厚致之而持守擴充厚者其不漓乎而又非徒任夫厚也節而不失乎繁文而不失於簡禮日隆也厚且益尊如是以修德然後有以兆大小之道々凝則又何所處而不當哉居上則以位育經曲之道為設施而不驕也為下則以位育經曲之道為憲章而不倍也有道而身以言興闡位育經曲之道於世無道而默以自容歛位育經曲之道於己上下治亂無所不宜如此詩曰既明乎理而所見之精密又察乎事所行之悉中故能有明以保其身爲夫至於保身則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而三百三千之道亦賴不墜矣是君子不且與聖人合其德哉

愚而好自用章

子思深有味乎為下不倍之旨而引夫子之言曰愚則無德而好自

用賤則無位而好自專愚賤之人非特自用自專不可即生今之世復古制作之道亦不可誠以如此則逆理違時裁未有不及其身者也由子言觀之卑是為下而可倍哉惟是以聖人而為天子則議而後行者以礼而親疏貴賤相接之体以正也制而不易者有度物采有定式多寡有定數也考而不惑者有文點畫無差謬聲音無異同也若非天子如礼度文而是耶固當是訓是行安為之下分其非耶亦必敬必戒昭尊王之義而已其敢自專而妄為制之議之考之乎蓋惟必出于天子故今之時雖非復文武成康之天下而禮度文猶是文武成康之所議之制之考之也以車而言是天子制度中之一也以在地者為驗而車則同軌殆犹然王路之蕩平也以書而言是天子之所考而訂也其文則點畫聲音之皆一殆猶然本朝之文運也

以行而言是天子之所議而行也其倫則親踈貴賤之不紊殆猶是
王朝之悖庸也觀今之天下法制禀然故雖有天子之位而無聖人
之德且不敢作況第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位者乎惟有德無位
者不敢作故雖聖如孔子於夏禮能述之而杞不足徵則非今之所
用也于殷禮則學之然宋之為其後者文獻僅存則亦非今之所用
也今所用者惟周禮耳周禮以聖人而隆制作吾固嘗學之非如夏
之無徵殷之僅存也今之臣民皆用之吾既服其禮之盡善而又為
時王之制其敢不從乎孔子之為下不倍如此彼賤而自專者不徒
自取烖乎哉

王天下章

予思深有味乎居上不驕之旨而言曰吾言議禮制度考文此三者
是天子所恃以脩己宜民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而為一時後世之臣

民所以寡借上之過者也斯豈不重乎哉然惟以聖人而為天子斯能議虛體物曲盡人情而有此三重焉有之而下無越禮敢度舞文之失而道德一風俗同不有以寡天下臣民之過矣乎若是者誠以王天下之君子固有德而又有時位者也若前王之在上者其礼雖善而無徵不信則民且駭而不從聖人在下雖善於禮而不尊不信則民猶玩而不從況與時位而無德者乎君子用是存不驕之心以精神寄於制作而有道〻無本則不立君子自尊道以來有外之業必有內聖之德蓋本之身以作其寔爲道無徵而不信君子有本身以來以會極之身而觀歸極之民蓋徵之庶民以驗其信從爲三王者道之宗天地者道之原也凡後三王天地而為之者寔能與三王合其法與天地合其德則考不謬而建不悖爲鬼神幽而難測後聖遠而難料然其道不過屈伸因革盡之君子與鬼神爲徒與後聖同

撥刑質之而無疑俟之而不惑焉其道之盡善如此〻其所以有此三重也然此豈無所本而然者哉夫鬼神一天也後聖一人也君子於天之理既所爲屈伸變化無一不知其所以然故能質之而無疑也言鬼神而天地可知矣且於人之理明物察倫無一不知其所同然故能俟而不惑也言後聖而三王可知矣自是而君子所以寡天下之過者可知矣以其道之可久者言之其動而世爲天下則也以三重而見之言行蓋合後世之臣民而法之矣以其道之可大者言之以言行而播之遠近則薄海仰望而幾句無厭惡其寡過之不限於時地如此夫寡過在天下則譽亦在天下矣然譽非有之難終而永之難也觀詩之咏二客也曰在本彼本國無惡在此我周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夫譽之終也必由於無惡無射可見君子未有不

如此之知天知人而能使言行之要世法世則厭遠近之心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居上者尚其不驕以有此三重乎哉

仲尼祖述章

能合天道人道之全而盡不驕不倍之實者其惟仲尼乎自其祖述憲章而言學貫古今有以通千載之心傳于一息自其上律下襲而言學該穹壤有以會兩間之至理于一心然則仲尼者位非帝王而其道其法一帝王也形不天地而其心其運一天地也大矣哉非甚盛德曷克臻此今自其無物之不盡者言之則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焉自其無一時之間斷者言之則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焉聖道之與天地同其大者如此而吾即以天地之大觀之而仲尼可知矣夫天地之大有所以為大者也萬物並育而不相混亂如此日月之道而不相參雜如此是皆有德以為之主也小德而言默運乎乾道變化之先潛孚乎繼善成性之際物得之而萬類

為之職若道得之而萬變爲之順成如川之流脉絡燦然分晰而無止息也如此以大德而言涵化攢於太極本然之妙具生理於於穆不已之天浩浩乎根本極于盛大深厚而所出無窮也如此此天地之所以為大而人莫與京也仲尼之進退古今出入造化亦即其所以為大而已信乎仲尼之合德乎天地也

惟天下至誠章

人君繼天以御世使其德之小者不能與天地之川流相似則治無以合天非所以盡君道也惟天下至聖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知無不知雖未出而臨天下而亶聰作后可開知覺於生民夫固有臨之而裕如者也況有聰明睿知之姿兼有仁義禮智之德乎仁以容天下之衆而聖之寬裕溫柔無不足也義以執天下之變而

至聖之發強剛毅無不足也禮以消天下之慢而至聖之齊莊中正其謹凜者不在迹而在心也知以决天下之疑而至聖之文理密察其明哲者有以精而無或粗也夫容執敬別皆君臨之事而至聖以生知之質靜涵於一心而有餘故自其充積者觀之其五德之充足而不欠缺者何其溥也其五德之宏大而不狹小者何其博也其萬感不俱寂朕兆莫窺者何其淵也其一源活潑渟泓無盡者何其泉也由是而觸之即應變化從時莫非五者之呈露也又自其充積者狀之與天同其天矣與淵同其深矣由是而見之容貌言行莫不敬信悅者無非王者之感通也由是而聲名播之華夷尊親感戴盈於四海本之此矣德至是巍巍不可及也化至是蕩蕩不可名也故包涵徧覆者天而至聖偹五者之德于其上固與天道之於穆者同其運斯民頌五者之德于其下亦与萬物之鼓舞者同其神至聖不與天配合乎其小德之合天如此

惟天下至誠章

五德分見而天下莫不尊親此小德之川流也五德併合而天下莫能窺測此大德之敦化也不覩天下之至誠乎於五品之人倫理而分之比而合之大經於是乎正焉大經所從出是為天下之大本至誠無一毫人欲以雜之仁義之全體以具可以立天下之愛與宜也禮智之全體以具可以立天下之敬與別也大本所從出是為天地之化育至誠無一毫之人欲以隔之元亨鼓萬物之出机吾以吾心之仁義知之也利貞鼓萬物之入機吾以吾心之義智知之也此皆至誠自然之功用豈待思而得勉而能哉故以經綸而言懇切而不虛浮至極而不虧欠肫肫乎其仁也以立本而言清淨而物欲不渣深遠而涯涘莫測淵淵乎其淵也以知化而言誠復之作無不已涵誠通之用無不運量浩浩乎其天也至誠之道如此其封豈易知哉

苟非寔有聡明聖知之姿而達仁義礼智之天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見猶滯於凡近明非至誠之明而知不免於推測其所謂經綸立本知化何足以知之哉故曰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也

衣錦尚絅章

仲尼倂天地之德而合至誠至聖之功用于一身中庸之道至矣盡矣然下學者斷不可驚高遠而遺切近之功也詩曰衣錦何其文也而曰尚絅則又掩其文矣現之知文太著則心不免于外馳故詩人惡之也下學之君子其道闇然精神意念收斂在内絕不外馳而就此闇然内美日章而不容掩焉豈若小人之道的然表見於外而中日見其消亡哉蓋君子之道日用言行外雖淡素而其中自有旨趣則至味生於無味也外面雖簡畧而其中自有文采則至文生於無文也至其應事接物外面雖温厚渾淪而其中自條理井然不亂則

至辨生於無辨也是即尚絅之説為己之心也然其用功也又有當謹之幾焉知遠之由於近而常用力於近知風之由於自而常用力於自知微之達於顯而常用力於微則存為己之心而又有謹幾之學是雖未能與德為一而入德有其階矣入德之功莫要于謹獨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是言微之顯也是故入德之君子內而一念初萌必省其天理人欲以加存遏使人欲去而自不疚則無惡於志矣夫不疚無惡君子其不可及矣而寔由內省得之然則君子之所不可及者惟在於人所不見之處寔用其力若過此以往將潛滋暗長有不及用力者此謹独之功為己者所為致力於由靜而動之初也然不合動靜而戒懼卒無以容其為己之功詩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既謹其獨矣而其無時不敬且信者常存敬信以待言動不待言動而後敬信焉如是則為己之學成而效自及於人

矣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自敬信而漸摩之以真性與民相感觸不賞之功有至榮也不怒之威有至畏也天下皆任法以為治而君子獨不恃其法則亦可以化民矣然此猶有迹也不聞詩所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者于君子由敬信而漸化之有敬之心而無敬之迹使天下各安於性命之正百官則肅肅也百姓則皡皡也天下之平平於君子之篤恭而已矣此中和位育之事而聖神功化之極也夫至篤恭以平天下則君子不顯之德豈易言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似可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平日有言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今但言不大則猶有聲色存焉未可以此形容也詩曰德輶如毛似可以形容不顯之德矣然以毛比德則德猶有倫類可比亦未足以形容也惟詩云上天發育萬物之事無聲無臭可指是天以神化為至教者聖亦以神化為至德退藏之密渾然無心

玄德之妙坦然無為存之為中而大本立焉一天之所以為神也發之為和而達道行焉一天之所以為化也斯其德至矣以是形容內聖外王之德至矣夫原道所自天命謂性是我本於天也惡德之成下學上達是天備於我也入德之君子可不由為己之功以馴致于不顯篤恭之妙哉